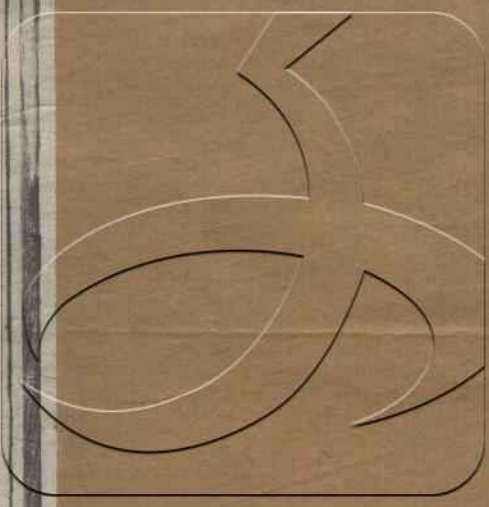




國朝文錄

44-56  
2247  
3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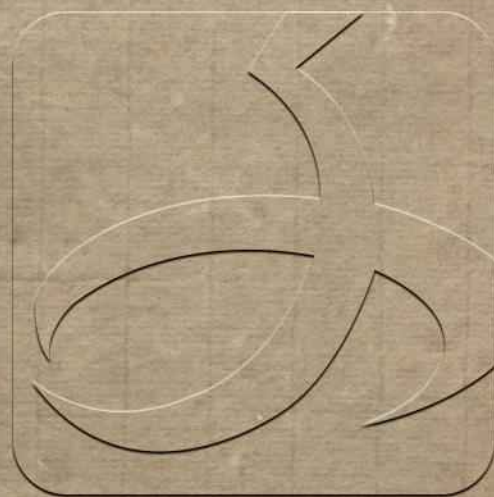
國朝文錄卷之三

論辨類三

春秋四大國論上

姜宸英

春秋之大國四內則齊晉外則秦楚齊晉至春秋之末俱相繼亡而秦楚延世又數百年及楚亡而秦卒得天下其故何歟語有之木再實者其根必傷則齊晉之謂也齊自太公表東海以來其勢固日趨於強矣及於桓公之霸牽率同盟南征北伐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一匡天下九合諸侯天子致胙命無下拜蠻夷君長冠帶之國無不東面而朝於齊其自謂與三代受命之君無以異可謂盛哉桓公死晉文繼霸子孫之主盟中夏者累世諸侯以國之大小歲受貢賦庭實充溢於公府貨賄交賂於私室天王召會而即至侯伯見



執而罪己是時天下靡然不復知有天子矣夫始之有霸以尊天子也至其後乃奪天子之勢而自予焉而天下不敢以爲專然人臣而擅天子之勢此豈可以爲常者哉齊桓公沒歷世不振至康公而國篡於田氏晉用六卿亦移其祚非齊晉之國至是而始亡也其始之脅制諸侯討貳舍服所以耀吾軍實以奔走襲伏乎天下而恣睢以享天下之奉者其力固疲而氣固已竭矣一旦大權旣去蹶然顛仆何足怪哉若夫秦楚則不然春秋莊九年書荆敗蔡師楚僻在夷至此始通中國二十年伐鄭始稱楚僖十九年始得與諸侯同盟於齊方其未與中國接也楚特岫疆於江漢之間耳王室之所不臣擯之而中國之諸侯非數畜之者也及其得志爭盟中夏征車四出則楚之禍西連於晉南結於吳平昭之間羣臣

奔命不暇而國之幾亡者再矣然其所以宜亡而不亡者何也吳滅於前而晉分於後也自三晉之分力不足以支秦楚則楚之危者以安而秦之弱者以強故晉之存亡此秦楚安危強弱之繫而春秋之一大變革也由是觀之楚之延世久長者以其爲中國後起也楚雖後起而猶幾不免於亡者以其威太盛也故盛者必衰強者必折自然之理也秦國猶僻小雜於西戎穆康之世與晉構釁見於春秋至於他國所用兵者鮮矣傳稱穆公并國十二開地千里其所攻取大抵皆在戎翟之界方是時泗上之諸侯奉盤敦歃血而爭長者嘔然於壇坫之上喜而朝怒而叛者紛紜於晉楚之境其視秦若不甚可畏也秦亦漠然無所與擁峭函之固迴翔熟視而不敢以爭一日之雄左氏曰秦穆之不得爲盟主宜也不知

盟主非秦之所欲也秦惟不自爲盟主故能蓄積其氣勢徐以待諸侯之衰而乘其弊歷於孝公之初辟土益廣然河山以東強國六猶以夷狄遇之擯而不得與盟會則夫秦之所以終強而六國之所以或微或滅者其必以此矣或曰吳越之興亦後矣而驟滅何也曰吳越之君純用夷禮而無法度紀綱以維之此如水潦之暴漲何足與持久哉秦不妄慕乎中國甯自居於僻陋以俟時而後用之故齊晉與六國亡而秦不亡秦又不純以夷狄自處而法度紀綱秩然有以維繫其上下故雖其後起之強大如吳越者皆以驟盛而滅而秦不與之俱滅且此非獨於秦楚然也詩曰綿綿瓜瓞昔周之中世嘗微矣不窳失官竄於夷狄之間歷夏商千餘年天下幾不知有周矣公劉遷豳稍稍生聚與其人執不於牢舉匏

尊而酌之此其自視與天下何如者然太王一出岐山之陽伐柞械走昆夷勃然起翦商之志不數傳而得天下是何始之微而終之盛耶不知使夏商之世而周卽能強大如桓文時則其後且覆亡之不暇何暇以天下爲哉故曰其微也斯其所以爲盛者也然武王既得天下散馬放牛橐弓矢包干戈以示弗用使天下若仍不知有周者而後民安之而始皇日囂囂焉出師強胡加誅勁越窮兵黷武以外示其強大之形強大之勢震於外而危亡之機成於內矣則亦異乎其始之所以立國者矣

春秋四大國論下

姜宸英

齊晉秦楚歷世之修短吾旣已言其故矣然此猶論其大勢也非其所以受病之處夫人之稟命於天壽夭不同然其將

國事之金 卷三 三  
死也必有其所以受病之處知其病而消弭之於早則病者  
可起死者可生不知其病而預爲消弭之則亦已矣晉之六  
卿齊之田氏此其受病之處也國之有強臣如身之有痞疾  
齊晉之君不知消弭而聽其塊然於胸膈之間方其未發手  
持足行耳目便利視之猶人也及其既發而塊然者已不可  
復圖矣秦楚之君之治其病也唯不待其既發而圖之故其  
治患也不勞及其患去而國之元氣亦以愈固蓋權臣之竊  
其國也類非一世之所能爲也其積之有漸故其治之有因  
且其初非必皆國之小人也彼陳敬仲趙文子之徒豈逆知  
其子孫之有是事哉勢之所趨極重而不返則雖有賢明之  
君忠正之臣常不能保其後之不爲亂夫秦楚之君之善治  
其病也亦揣其勢之所必趨而逆折之無使之至於不可返

斯已矣楚之有令尹也此大權之所萃也令尹之佐有大司  
馬左右司馬政出於令尹而兵柄則分掌之司馬子木爲相  
薦掩爲司馬使其賦數甲兵旣成以授之子木故曰司馬者  
令尹之偏王之四體也昔者子元鬬椒俱嘗爲難於國中矣  
發不旋踵身被禽戮其時之家臣宗老不聞有擁甲以觀變  
者兵柄不屬故也令尹之權旣分而其制國也尤有法分國  
爲縣縣設公以處之內以變則入而靖亂於內而強臣不得  
縱恣以爲內之大患子元伐鄭還處公宮而申公鬬般殺之  
白公稱兵而葉公諸梁自蔡入而討之是也外有患則卽發  
其縣之賦以征討於境外救鄰之役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  
申息之師戍商密繞角之役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  
蔡陰地之役司馬取起豐析之衆以臨上雒是也齊晉大夫

之有采地以封殖其私家故曲沃據而欒盈叛邯鄲入而荀寅叛晉陽修而趙鞅叛狼邱封而雍廩叛而楚則不惟使之不可叛而反能因其力以外備諸侯而內制其強臣齊晉之衰以家之有藏甲而楚以令尹之權欲舉國而唯吾用之而且有所牽制而不可動其制使然也楚令尹之權既分其制國也有法而其因事杜害也尤有漸昔者子南爲宰其士觀起無祿而有馬數十乘康王聞之車裂觀起尸子南於朝遺子馮繼之所寵者有馬八乘聞申叔豫之言謂之生死而肉骨夫宰臣之寵士而使之有馬自常情視之非甚大罪也然楚之君臣涕泣相告若危亡之立至而誅殛隨之則其慮患也不亦密乎秦公子鍼出奔於晉有車八百乘謂晉大夫曰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乃知秦與楚同一意也公子鍼親景

公弟終景公之身不敢以返國則人臣而富者是秦楚之所深讎也其後秦昭王一聞遊士之言逐穰侯華陽君之屬而出之境若去毒螫夫秦之日夜思芟鋤強臣而欲已其病者如此其至也故封建之不得不廢亦其勢然也秦之祖宗固欲廢之矣且此豈獨秦之意使秦不得天下六國之君得之吾知封建亦必廢何者強臣者在一國則一國病而在天下則大病也自漢以還封建廢而天下未嘗不治秦廢封建而以無道行之焉此其所以得而復失之也

續范增論

姜宸英

夏商之季其君無道而湯武誅之以臣弑君而不謂之篡取其天下而居之而不謂之貪何哉其故在於順人心而已夫天立君以爲天下也彼斬刈其民惟恐不勝而吾出死力以

除之以救民於水火之中則亦安然以爲爾之君已矣二世之惡浮於桀紂關東之師正於湯武於此之時而有能顯暴其罪於天下奮不顧死如夏商之季之所以誅其君而弔其民者雖爲之君可也惜乎項氏有取天下之資而范增以其計誤之也方項梁與羽謀殺會稽守西嚮渡江以會諸侯之師約共亡秦非有所稟命而行也以項氏之世將聞於天下非如他之所謂暴受大名不祥者也當此豪傑並起智略輻輳之際角帝而帝角王而王風起塵涌以爭勝於鋒鏑之下者何可勝數增也以七十之布衣與羽相遇抵掌而談當世之務不乘此時導羽以收拾人心延攬謀士急伸大義於天下而特勸之以扶立義帝提牧豎之手加之十數強悍諸侯之上增以爲非此不足以制秦之命乎夫無故而奉一無功

之匹夫甘心以爲之臣而不辭雖聖賢有所不能增以羽爲終能臣事之乎推增之心不過謂藉其虛聲可以速致天下耳不知懷王以嬖讒客死楚人特憐之而非有德於天下也使天下樂秦願爲之死雖百義帝何益不然秦之當亡誰不知之天下方皇皇焉欲得吾以君之而又何有乎無功之匹夫取其昏庸殘孽相率而爲之下乎且增亦未聞天下之大義也夫旣一日而爲我之君矣則其勢不可以復臣非勢不可理不安也彼范增者徒目擊夫廣勝之事詐稱扶蘇足以鼓動天下之視聽而不顧其後之將有所不安夫即使其後之幸而獲成也亦不過如莽操懿裕之故事名爲揖遜而其實足以詭厲於天下及其不成則相尋於廣勝之餘轍而已嗚乎此山林草竊之見赤眉王郎之所以踵死而不悟者孰

謂好奇計者而竟出於此耶議者曰羽之失在不先赴關中而急救趙俾沛公得因之以取天下是殆不然羽之救趙義帝之命也羽安得而違之乎帝之約曰先入關者王之顧獨遣沛公而令羽救趙以後約絕之使不得終王關中此其見弑之由也蓋權有所制則其勢自有所不得伸而其計將有所變顧其使羽負惡名於天下者增也若夫沛公既轉戰以及關中矣此樊噲所謂勞苦而功高者而增也於羽之焚燒咸陽誅戮子嬰天下成敗之關孰大於此而卒不聞一言以爭而惓惓於擊殺沛公爲事一沛公可殺諸侯之謀士如雲秦民之思漢日甚增能悉制之無一反耶亦可謂愚而拙於計矣夫沛公義帝之所遣也苟可以成項王之事者增猶將不顧其不義而欲殺之何有於卿子冠軍議者謂殺卿子冠

軍者是弑義帝之漸也不知此亦增之謀也增之去羽不於羽弑義帝之時而於羽受漢間之日羽之疑增亦不於義帝未弑之前而於漢間既行之後然則義帝之死增亦與有力焉况增之資漢以名也非一日矣彼義帝者亦幸而見弑於楚以死耳使其不死以及於漢之將王漢安所處乎度終臣事之不能也計無過封爲大國名爲不臣拱手揖讓以代之君其去九江之利刃一問耳而縞素以從天下卒使漢之得委罪於楚者則增之謀實爲之也或曰漢王長者必不爲此是大不然夫情之重孰如父子方羽之與漢王臨廣武而軍而置太公於鼎上也其危不容以毫髮而漢王且從容而謂分我一杯羹夫其親之不恤而何有於君哉吾故曰增之資漢以名也夫楚得增而亡漢用子房終以獲濟亦其謀之有



善有不善也初楚圍漢滎陽或勸漢王立六國後撓楚權賴子房諫以止卒消諸侯牽制之患者子房之力也其後光武肘掣於更始耿弇諸將勸之早絕而河北之功成明太祖初設韓林兒座劉基獨罵不拜曰此豎兒安足奉太祖從之而金陵之鼎建彼數臣者豈樂導其主以寡恩哉蓋誠有見於帝王光明磊落之業當爲可居之功而不屑爲山林草竊之計以僥倖於一時之便故烈光於前世名炳於竹帛唐高祖不知此義起兵太原以誅楊廣湯武之業也其事本順而終於代王之禪致唐祚不得正其始此則謀臣劉文靜輩不學之過爲可惜也項羽殘暴大失人心無終得天下之理要之范增者所謂無謀之甚者也考增事羽始終無可稱述唯勸立楚後與日謀殺沛公而已而其計皆不足以有成增不去羽亦必亡增之不得爲人傑也明矣

蕭望之論

姜宸英

班固曰望之堂堂折而不撓近古以來社稷之臣予謂望之守常而不知變知嫉小人而不能容君子社稷之臣不如是也始望之與史高同受宣帝遺詔輔政而高者帝之肺附之親也昔魏相謀去霍氏之權因平恩侯許伯奏封事復因許伯白去尙書副封以防壅蔽是時霍氏雖切齒於相而終不能加之害者以許伯之爲主於內也史高雖與恭顯相表裏然爲腹心之疾者恭顯也恭顯去則史高者一豢養之具臣耳何足患哉爲望之計莫若姑舍史氏而無與之爭且與之周旋其間設疑而多爲之間則其黨可離而恭顯可逐也不知出此乃欲一舉而並去之夫與人同受顧命於先帝未聞

其有大罪極惡輔政未幾而其所排擠者乃在肘腋之間此  
自常情視之亦必以爲疏離骨肉專權擅勢也二句用望况  
元帝闇主哉卒之使恭顯得見德於史氏而藉之口實者望  
之也望之可謂不知大計矣且恭顯之宜去不當在元帝而  
在宣帝之世宣帝任用法律寵二人以爲中書令樞機之重  
歸於宦豎昔蓋寬饒嘗知以此爲患矣以其地疎而言許故  
終於不納望之爲宣帝敬信大臣則當力陳履霜之戒請還  
中書之選更置士人罷二人而去之宣帝明主必能見聽不  
聽則以去就爭之可也既不能防患於未萌之先而徒欲強  
制於橫決之後固且不可况宣帝以法律任恭顯而望之先  
以法律佐宣帝則豈惟不能去之抑且教之使用也何以言  
之嘗考宣帝之世無罪臣之被殺者四而獄成於望之之手

者有二焉始附魏相則劾趙廣漢後去左馮翊惡韓延壽之  
聲名出己上因劾韓延壽二獄詞之上史皆云天子惡之惡  
之云者史臣之微辭也蓋其文致之巧有以深中其忌矣夫  
其果於用恭顯而不疑者以此哉君觀望之量狹而妒前以  
霍光輕己則謀霍氏以丙吉居己右則短丙吉馮奉世斬莎  
車王大功也而止其封爵張敞舊交也元帝欲大用之則沮  
之使抑鬱以死夫張敞與廣漢延壽奉世之數臣者皆彊幹  
忠正有力之人也望之縱不能前去恭顯使其能保全善類  
陰留之以待嗣主之用則危疑之際必有所濟計已大失至  
於顛仄乃反恃一儉邪讒譖之鄭朋而寄之耳目焉欲以是  
除君側之惡豈不悖哉大臣當國如望之所遇不可勝數  
欲治小人則當先散其黨欲小人之不爲害則莫如內植其

君子之交既不能用小人以外披其腹心又不能樹君子之交以自固其氣勢反使小人得以乘機抵隙於其間終至禍發身死害貽國家未可謂之不幸也

一貫解

俞長城

夫子以一貫傳曾子門人疑之曾子告以忠恕先儒曰一貫不可見假忠恕以明之是離一貫忠恕而二之也又曰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夫所謂一理者何理也又曰忠者一也恕者貫也忠何以一而恕何以貫又曰有天地之忠恕有聖人之忠恕有學者之忠恕然則曷爲不言忠恕而言一貫如是而一貫之旨不明甚矣俞子曰此夫子明仁之體也體物而不可遺者道也體事而無不在者仁也在物爲道在心爲仁人生於天地與天地同其推之而阻施之而窮者私以間之也私既克則欲盡而理行由是而親親由是而仁民由是而愛物皆自其無私者充之故有簞瓢陋巷之樂而後有禹稷之功有春風沂水之懷而後有禮樂兵農之事古

所謂一夫不獲時予之辜者豈物物而給之哉惟其心之無私而已此一貫之旨也浩浩者天之體耶時行物生者天之用耶時之行非自行也物之生非自生也一元氣之鼓動而已故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元者一也無不始無不統者貫也聖人之心天地同體聖人之事天地同用欲立立人欲達達人天地無心自實理言故曰誠聖人有心自實心言故曰仁賢人以下不能不蔽於私必有以充之推己及人是也然必克己之私而後有以遂人之私故恕本於忠克己之私忠也忠即一遂人之私恕也恕即貫誠者天之一貫仁者聖人之一貫忠恕者思誠之事求仁之方學者所以進於一貫者也故曰忠恕違道不遠人之一身五官四支各司其用而所以貫之者氣也皮膚之傷毛髮之拔其於吾身幾何

而一有所觸則全身爲之不安者其氣爲通故也吾與民物並生於天地間猶五官四支之並具於身故乍見孺子入井則有怵惕惻隱之心見牛之觶觶則不忍其死可見吾與天地萬物本無不貫矣而不能充之以至不能保妻子事父母者是猶有疾之人神不守而血不流雖有痛迫疴癢而不自知矣故人之有疾者曰痿痺不仁即此說也聖人無疾者也賢人者有疾而善醫者也衆人者有疾而不知醫者也醫疾之方莫如忠恕曾子一生反躬克己之學莫不由是觀大學可見矣其所以學即其所以教無二事也特時不同耳由忠恕求道如登山者自坡浮海者自川遲速不同而終有以造其域故孔子門人七十而曾子之學獨得其傳聖門論仁或言敬恕或言訥言或言愛或言先難後獲或言居處恭執事

敬與人忠皆就仁之一端言之也推其一端卽爲全體忠恕之事也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夫克復在己而歸仁者在天下何也蓋己之既克則己與天下相通所謂親親仁民愛物之端皆自此而具故天下之仁不外乎此也一貫之意也夫子與由回言志由曰裘馬與共回曰無伐無施子曰老安友信少懷夫由回之願忠恕也夫子之志一貫也其理則一其分則殊故西銘言乾父坤母民胞物與而其功本於不愧屋漏存心養性所以合上下精粗爲一而千古之道統於是乎有默契焉者也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夫回心乎仁則自無不貫諸子由恕入有所推卽仁矣有所不能推卽非仁矣故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佛老之學以天地爲糟粕以人物爲幻

妄獨持所謂神化頓悟之方以擬一貫是猶養身者盡棄其五官四支而專守其氣夫形之不存氣於何附豈非不仁之甚者乎故知一貫之謂仁則天地之誠學者之忠恕有異名而無異理矣曰子告子貢亦曰一以貫之亦謂仁乎曰曾子之一貫以道言也子貢之一貫以學言也回之聞一知十卽一貫賜之聞一知二卽忠恕曾子之一貫誠意之事仁之體也子貢之一貫致知之事智之體也

誠通誠復說

俞長城

天地何以神一故神也天地曷以化兩故化也一統乎兩而卽乘乎兩則氣也而理寓一者何曰誠兩者何曰通曰復以氣生物以理成物天地之命也得天地之氣爲氣得天地之理爲理人物之性也始則各給而無私終則至足而不偏此

通復之說已然而元亨利貞分焉何也自元至亨微而著自亨至利舒而斂自利至貞虛而實自貞至元寂而感元亨爲施利貞爲受施受循環造化出焉然而皆統乎誠何也萬物出乎震見乎離說乎兌勞乎坎出也見也吾知其通說也勞也吾知其復宰物者帝而運物者神神誠之妙用也誠之體不可見於用見之其於人也亦然意之發也與世相遇事之收也與物俱得此人事之通復也其所以通復則實心相應而已惟聖人之治世也亦然禮樂文章象魏以布天下見焉出入耕鑿垂裳以理天下安焉此聖治之通復也其所以通復則實心相御而已總之皆誠也天下有對待之陰陽有流行之陰陽有互根之陰陽日往月來寒往暑來陰陽之流行者也火陽根陰水陰根陽陰陽之互根者也天以之始物以

之成始則資始成則自成陰陽之對待者也若夫有通則有復有復則有通對待而流行矣通具復之質復具通之幾對待而互根矣蓋不離乎陰陽誠之體物而成在不滯乎陰陽誠之用物而不窮故曰天地之道一而兩兩而一者也夫天地不交則不通不剝則不復天之道靜專而動直地之道靜翕而動闢天陽也地陰也靜陰也動陽也是則專者通之復直者通之通闢者復之通翕者復之復其所以有通有復孰爲之乎其所以通中有復復中有通又孰使之乎真精妙合通也惟和斯感各正保合復也惟虛斯定太和太虛歸於太極而誠之說彰矣雖然通見天地之教而復見天地之心貞元相禪誠斯不測易之象要於貞聖人之極主乎靜乃知由通而復先天之命由復而通後天之性也

太極太虛同異

俞長城

周子曰無極而太極張子曰太虛無形氣之本體俞子曰太極太虛其理一也太極者合理與氣言之也太虛者分理與氣言之也合理與氣則有天地而道在天地有人而道在人 有物而道在物分理與氣則無天地無人無物而道自在也 言太極知理之不離乎氣言太虛知理之不即乎氣人之有性其太虛乎性發而爲情太虛之聚散乎性不可見見之於情而情非性也合性情而統於心其太極乎吾於太虛見性體焉吾於太極見心體焉其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太極本無極則即有以見無而非混也其曰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則虛者不離乎實而非偏也別形上於形下則曰太虛統小德於大德則曰太極然則老子所謂有生於無釋氏以山河大地爲見病即太虛之說乎曰理體乎虛而功徵於實舍實而言虛佛老之誤也

王霸辨

俞長城

王霸之辨何辨乎辨之於心也漢宣帝曰漢家之法以王霸雜之夫純則王雜則霸安有王雜乎霸者明太祖論漢曰高帝創業未遑禮樂孝文當復三代之舊乃逡巡不爲故治不古若夫道德仁義體也禮樂刑政用也無體有用徒文具耳烏得王然則二君之言非特不能致於王并不知王霸之道者也堯用鯀治水而勿成周公使管叔監殷而致叛然天下不議其用人之不當也地平天成堯不能而遺之舜制禮作樂武王不能而俟之周公然天下不議其立法之未善也漢明之起兵似湯武唐宋之禪位似唐虞而推其隱不啻砥礪

與美玉也文景之守成似啟漢宣唐憲之中興似武丁而較其實不啻綵花與鮮卉也若是者何哉心有誠僞則治有純雜王道之行如黃河發源於崑崙歷積石下龍門達乎九州而放乎四海分爲川瀆決爲浸澤盈爲溝澮聚爲井泉其出無窮而其流不息有本故也七八月之雨集來易盈而去易竭無本故也王之與霸亦然治顯者自微始治外者自內始治疎者自親始治遠者自近始堯典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大學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嗚呼觀於此而王道之本末可知矣夫使舍其本而務其末則養民

莫若井田教民莫若學校固宗藩莫若封建輔元良莫若豫教求人才莫若鄉舉里選阜財用莫若重農抑商厚風俗莫若先禮後刑來遠人莫若修文偃武凡此數者三代以後皆能倣其意而行之而終不能致於王何也如徒以末而已則禁內侍干政而瑞禍息戒母后臨朝而戚屬衰收兵權而藩鎮弱重臺諫而專擅杜嚴邊備而不庭服寬賦役而盜賊止凡此數者三代以後優爲之而終不能進於王何也今夫周官者古今治法之全也然周公制之以治周則王管仲變之以治齊則霸商鞅廢之以治秦則強王安石復之以治宋則亂豈其法之有異哉心之有不同也喜怒哀懼愛惡欲王道之源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王道之綱源深則流遠綱舉則目張故爲人君者必正其心於平居無事之時而盡其誠



於人倫日用之大然後推之天下禮樂刑政莫不畢舉而王道四達霸者本之不圖而規規於法制之末飾於昭明而偷於闇昧勤於變亂而怠於治安慎於重大而失於幾微成於少壯而敗於老耄其善者不過偏陂駁雜之治而下之或不免於亂亡揆之王道相去遠矣予嘗謂三代以前無霸三代以後無王桓文霸也漢高祖唐太宗宋太祖明太祖亦霸也等而上之周宣王亦霸也殺杜伯立魯孝公不藉千畝而料民太原三代無是也齊桓九合諸侯號稱極盛然葵邱震矜叛者九國始惑於女子終亂以小人夫子以管仲才足以濟生民之溺而德不足以格君心之非是以稱之曰器小也晉文假義宋襄假仁楚莊假禮晉悼沖齡踐位諸侯畢朝乃沒於華邑溴梁之盟政在大夫霸業衰矣獨秦穆作書悔過近

於古人而三置晉君以爲德好名之心是亦僞也故尙書錄秦穆誌秦興也國語遯宣王誌周衰也周宣秦穆其王霸升降之會乎漢祖之得天下也甚正然媿儒士疑功臣縱女后貪財好色一鄙夫已耳景帝儉而刻武帝英而侈宣帝綜核而許史恭顯基漢禍矣光武克復大物而東封西禪其志已荒焉明帝不厚而章帝不斷唐太宗父子兄弟不免慙德貞觀之治漸不克終降而元宗女禍離矣憲宗委任裴度削平諸鎮耽於異端身確不測文宗宣宗勢不支矣宋太祖寬厚長者而其取天下皆樂人之過而幸人之災太宗繼之天性薄矣仁宗知人而不任神宗任人而不明孝宗復讎理宗重道志有餘才不及矣明太祖起兵滅元同符漢祖而恃才炫智好殺多疑宣宗孝宗守成令主一切補偏救弊而已夫此

十數君者二千五百年間所謂不世出之賢君而致治若此其他可知也以正統之君而若此偏安之主又可知也三代以後開創者莫如昭烈而疾在欲速守成者莫如漢文而病在苟且漢文有王者之質而學則黃老昭烈有王者之志而術則功利魏孝文帝周太祖唐明宗周世宗之賢又無論矣夫人主之患莫不始於有爲而終於不繼當其始也如日之方升如月之初生如木之方長如水之方達如火之方然志盈氣盛不難侈言道德而粉飾仁義迫乎功已成年已老歲月有限而嗜好可娛則向之所謂道德仁義者一旦而棄之矣若此者由其以血氣爲主而無義理以養之故血氣盛則盛血氣衰則衰此其弊不在於怠荒之日而在乎奮勵之初故人言漢高不事詩書而霸然光武投戈講藝而亦霸唐太宗

閨門不肅而霸然明太祖修女誠嚴宮政而亦霸宋太祖乘勢竊位而霸然昭烈仗義討賊而亦霸蓋所謂王與霸特在於心辨之而區區事爲之迹固不足以定之也夫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以至治國平天下此自然之理而必至之勢也今而曰物不必格也知不必致也意不必誠心不必正而身不必修也我治天下而已耳是猶不踰跬步而欲至千里吾見其不能及也是猶不階尺寸而欲登萬仞吾見其不能上也高宗彤日定祀典耳祖已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以爲王不格則祀典不得而定也旅獒却貢獻耳召公曰志以道甯言以道接以爲不衷於道則貢獻不得而却也周公告成王曰厥或怨汝詈汝則王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以爲怒苟含則始雖或忍之而終必發也古

之王者於敬小慎微之中皆有正本清源之學故過日去而善日臻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董子曰正君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君心正則雖節目疎闕不害其爲王君心不正則雖治具畢張不免於爲霸故三代以前無霸而三代以後無王也邵子曰皇降而帝帝降而王王降而霸夫皇帝王特因時而異其名耳若霸豈可同日道哉古人云圖王不成其次猶可以霸夫王不可以力圖而霸亦非王之次也孔子曰惡紫恐其亂朱也惡莠恐其亂苗也惡鄭聲恐其亂雅樂也霸之與王似是而非誠可惡也伊尹一介不與一介不取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必不爲也古之人有不與不取不爲之心而後有取之與之爲之之事後之人當

不可與不可取不可爲之事而有苟取苟與苟爲之心則其勢必至無所不爲無所不與無所不取是故唐宋竊也漢明爭也其前後五代之君非奪則劫也名爲帝王而實爲盜賊皆自一心之苟爲之故仲尼之徒羞稱五霸豈羞五霸哉羞爲盜賊而已矣汲黯謂武帝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嗟乎人主之患莫大於多欲夫所謂欲者豈必聲色貨利之悅人也哉苟安欲也欲速欲也好名亦欲也粗既入於聲色貨利而精猶蹈於苟安欲速好名則善自外入不自中生故勢不可久也諸葛亮司馬光漢宋之賢相也彼以龍逢比干之心行伊尹周公之事見理明而信道篤幾於王佐乃亮死而黃皓用光死而蔡京進蓋所治者國事而未及君心故卒至亂亡而不救此程朱大儒所以必以

正心誠意爲急務雖舉世笑爲迂闊而終莫顧者也今自中主以上莫不有爲善之心而不能致於王者惟其無以充之也孟子歷聘諸君而許齊王足以爲善夫齊王之才豈在桓文及漢唐宋明諸祖上哉可取者獨不忍殺牛之心耳又曰乍見孺子之心推之以及政則治天下可運乎掌上又曰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又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故唐肅宗外能克復兩京而內無以安上皇宋太宗生能身致太平而死無以見杜后漢武之才過文景而卒不得免戾太子之死唐開元之治比貞觀而終不能庇楊貴妃之誅則能推不能推之效也唐太宗始用魏徵既死而仆其碑明神宗師事張居正旋籍沒其產豈始明而終暗哉亦以心本不正特勉強以從之耳善爲

主惡爲客則惡不能攻惡爲主善爲客則善不能固故霸足以致治亦足以致亂治亂之機一反手間耳譬之患癰毒在腹心而治之乃在皮毛過之愈久其毒愈深一發而潰則死矣然則所謂正心者何如也曰主敬敬則靜靜則內無不謹矣敬則虛虛則外無不通矣蓋治之純雜在誠僞心之存亡在敬肆敬則未有不誠者也肆則未有不僞者也故堯舜曰兢兢業業禹曰克艱湯曰日躋文王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武王曰敬勝言怠勝凶周公曰所其無逸曰正心而不求治法母乃入於黃老之學乎曰黃老之學蕩佚其心而不存者也王者之治檢持其心而不失者也且夫正也者豈徒正之也哉修身則心在身齊家則心在家治國平天下則心在國與天下心貫萬事而無有不謹無有不實則王也故曰王霸

之辨辨之於心也

知命解

俞長城

古之言命者或言氣數或言義理或兼氣與理而歸其權於冥冥之中言氣數者十千之變化五行之生尅是也然天下有同命而禍福殊是氣數不足憑也言義理者為善得福為惡得禍之說也夫申生被謗豈不孝乎比干剖心豈不忠乎是義理不足恃也兼理與氣而歸其權於冥冥之中者得之不得曰有命是也然權既操於冥冥而聖賢必曰受命又曰立命又曰知命則命又非冥漠不可知之事也且命其果無耶何以曰富不可求何以曰祿不可干命其果有耶則一人一命億萬人億萬命天且日取天下之人而衡量之以畀之以禍福天亦甚煩而鬼神亦太勞矣由是言之謂無命不可

謂有命亦不可謂命在人不可謂命在天亦不可吾以為氣之流行者命也天地止有一命而人與物並圍乎其中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夫上古尚醇樸而後世貴巧詐治朝進公直而亂國崇佞諛凡此者皆命也天地以一命自為消長而任人之醇澆賢否以得禍福故蚩尤而處春秋則霸諸侯矣曹操而居成周則驅海隅矣其驩而當漢末則膺符命矣則天而遇武王則污黃鉞矣故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謂之泰泰之時君子當進退則凶小人道長君子道消謂之否否之時君子當退進則凶其在小人亦然是一消一長一進一退在天地亦隨氣運之適然而不能自主而况於人乎夫天地鼎也人物鼎中之實也火炎水沸則五穀百味俱受烹於鼎之中而其間有生有熟有速有遲則係乎物之堅柔地之遠

近而鼎不與焉夫天地之有治亂盛衰也猶一歲之有寒暑也一日之有晝夜也當其寒萬物皆肅有人焉裸體而處斯死焉當其暑萬物皆温有人焉重裘而處斯死焉當其晝萬物皆動有人焉晝寢而不寤斯死焉當其夜萬物皆靜有人焉夜飲而無聞斯死焉是故桃李茂於春夏松菊植於秋冬蠅遇晝而鳴螢遇夜而照此非草木昆蟲之命而天之命也天之命不已而萬物隨之以為消長豈物物而與之以命哉國之將亡也忠臣死亂臣生此其命在國不在臣家之將破也賢子死逆子生此其命在家不在子故以伯夷之清而餓非伯夷之命當餓而商之末當有濁不當有清也以柳下惠之直而黜非柳下惠之命當黜而周之末當有枉不當有直也仲尼顏淵並生於魯國而或壽或不壽非仲尼顏淵之命

不同乃魯國之命衰故生一聖人不能復生一聖人也伯牛仲弓並生於冉氏而或疾或不疾非伯牛仲弓之命不同乃冉氏之命衰故產一大賢不能復產一大賢也昔九官十二牧之並登於虞十亂之同升於周六七王之相繼而興大王王季文武成康之接踵而起此乃天地之氣之所聚而豈諸聖賢之所能自主乎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孟子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古之聖賢不以一身之禍福為命而以道之行廢為命視命者大則知命者微故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二者皆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夫天者命也有道則以理勝無道則以勢勝有道無道皆天之命而人即以順逆辨存亡是故天下皆饑而積穀者不饑天

下皆溺而居高者不溺天地有乖戾之氣善養生者觸之不怒不善養生者怒矣天地有癘疫之氣善養生者遭之不疾不善衛生者疾矣是故喜至則雀喧雀非知喜喜氣聚則雀感之而喧是以知其有喜也憂至則鴉鳴鴉非知憂憂氣聚則鴉感之而鳴是以知其有憂也古之聖人知天命之無常常有以導其善氣絕其惡氣故喜日至而憂不生焉是故易之為書復則靜以養陽姤則嚴以防陰遯退而壯進夬決而剝止凡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舉天下氣數之所值而一以義理處之潛見惕躍飛亢六位時成則天無權而命在我故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又曰五十而知天命聖人學易之年即知命之年於此知古今言命者莫精於易而陰陽術數之書修禳感應之理舉不足道也乃若堯舜無子而傳其

賢孔孟無位而明其道董仲舒韓愈之闡佛老身屈而理伸諸葛亮文天祥之復漢宋功隳而節顯聖賢處不得已之地則委曲以濟其窮所謂立命故曰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而豈袁黃行善徵福之說哉然則安其命者受命也回其命者立命也受命立命皆曰知命受命者後天立命者先天夫如是而聖心一命矣聖身一天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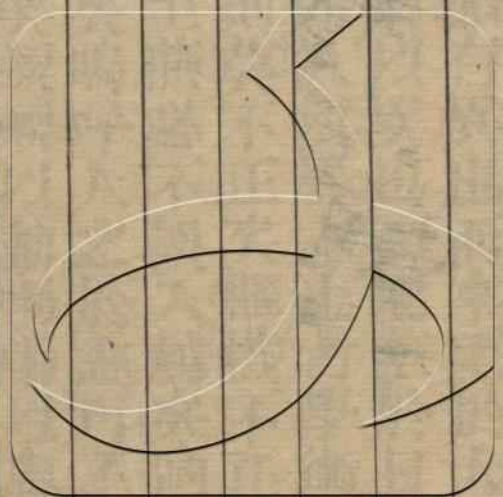
黃老對

俞長城

或問於予曰世俗皆稱黃老同乎否予對曰同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以無為為治者黃帝也老子曰我無為而民自化以無為為教者老子也是則同然則黃老何如人也曰黃帝聖老子賢夫黃帝五帝之一也老子異端之祖也然則黃帝亦異端乎曰黃老道同而時異黃帝

之時其俗樸其民醇制度未立而禮樂方興於是恭修元默而天下安焉此黃帝所以治也老子居三代之後乃欲毀棄仁義滅裂刑政以游於清靜寂寞之鄉是惡熱而臥冰也嬰兒食乳成人食粟不得強成人而食嬰兒之食也匹夫衣布天子衣裘不得屈天子而衣匹夫之衣也虞舜逸文王勞禹稷憂顏子樂惟其時也易此則亂故曰異端也然則老子既異端矣而子猶曰賢何也曰老子周之隱君子也彼見夫周末之弊也禮厭其文法厭其迹於是清靜寂寞者正之有激而云也故以之自治不失為賢者以之治人則流為異端然則黃老之學不可以治天下乎曰焉知其不可名法勝治之以黃老道德雜治之以孔孟故漢文帝宗黃老而致治王安石飾孔孟而基亂則時為之也故曰聖人者不為先時不

為後時



國朝文錄卷之三終

國月文錄

卷三論辨類三

三





國朝文錄卷之四

論辨類四

辨志

張爾岐

人之生也未始有異也而卒至於大異者習為之也人之有習初不知其何以異也而遂至於日異者志為之也志異而習以異習異而人以異志也者學術之樞機適善適惡之輻楫也樞機正則莫不正矣樞機不正亦莫之或正矣適燕者北其轅雖未至燕必不誤入越矣適越者南其楫雖未至越必不誤入燕矣嗚呼人之於志可不慎與今夫人生而呱呱以號啞啞以笑蠕蠕以動惕惕以息無以異也出而就傅朝授之讀暮課之義同一聖人之易書詩禮春秋也及其既成或為百世之人焉或為天下之人焉或為一國一鄉之人焉

其劣者爲一室之人七尺之人焉至其最劣則爲不具之人異類之人焉言爲世法動爲世表存則儀其人沒則傳其書流風餘澤久而愈新者百世之人也功在生民業隆匡濟身存則天下賴之以安身亡則天下莫知所恃者天下之人也恩施沾乎一域行能表乎一方業未大光立身無負者一國一鄉之人也若夫智慮不離乎鐘釜慈愛不外乎妻子則一室之人而已耽口體之養徇耳目之娛膜外概置不通疴癢者則七尺之人篤於所嗜替亂荒遺則不具之人因而敗度滅義爲民蠹害者則爲異類之人也豈有生之始遠不同如此哉抑豈有驅迫限制爲之區別致然哉習爲之耳習之不同志爲之耳志在乎此則習在乎此矣志在乎彼則習在乎彼矣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言志之不可不定也故志乎

道義未有入於貨利者也志乎貨利未有幸而爲道義者也志乎道義則每進而上志乎貨利則每趨而下其端甚微其效甚巨近在胸臆之間而遠周天地之內定之一息之頃而著之百年之久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閒也人之所以孳孳終其身不已者志在故耳志之爲物往而必達圖而必成及其既達則不可以返也及其既成則不可以改也於是爲舜者安享其爲舜爲蹠者未嘗不自悔其爲蹠而已莫可致力矣豈蹠之聰明材力不舜若與所志者殊耳世之誦周公孔子之言者肩相比也誦其言通其義以售於世者又項相望也周公孔子之遺教未聞有見諸行事被於上下者豈少而習之長而忘之與無亦誦周公孔

子志不在周公孔子也志不在周公孔子則所志必貨利矣以志在貨利之人而乘富貴之資制斯人之命吾悲民生之日蹙也志之定於心也如種之播於地也種梁菽則梁菽矣種烏附則烏附矣雨露之滋壅培之力各如所種以成效焉梁菽成則人賴其養烏附成則人被其毒學不正志而勤其佔畢廣其聞見美其文辭以售於世則所學於古之人者皆其毒人自利之藉也嗚呼學者一日之志天下治亂之原生人憂樂之本矣孟子曰士何事曰尚志學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張子曰未官者使正其志教而不知先志學而不知尚志欲天下治隆而俗美何繇得哉故人之漫無所志安坐飽食而已者自棄者也舍其道義而汲汲貨利不知自返者將致毒於人以賊其身者也自棄不可也毒人而以賊其身愈不可也且也志在道義未有不得乎道義者也窮與達均得焉志乎貨利未必貨利之果得也而道義已坐失矣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人苟審於內與外之分必得與不必得之數亦可定所志矣

天道論二首

張爾岐

吾鄉邢先生作天道難知論以紓其怨予讀而傷之釋曰天道之難知也求天道者之自爲不可知也其視天若有國之君然曰懸賞罰以待功罪銖銖而衡之母怪其愈推而愈不應也推而不應因以衰君子之心而作小人之氣吾懼其說之長也夫天與人之相及也以其氣而已寄其氣於人而質

立質立而事起事起而勢成而天之氣因之任之若水之行於山崖澗谷莽曠之墟為奔為跳為洄洑為人立為安流亦不自知其至也聖人逆觀其勢而知其衰興決之數百年之前應在數百年之後若有鬼神人以為聖人之於天道如其著明也而垂之訓者不過曰惠迪吉從逆凶福善禍淫積善餘慶積不善餘殃而已矣其曲折必至之勢不能為人言也而人執此一言以衡古今禍福之數見其不應以為無天道甚矣其固也古今稱善不善之最著者無如周秦人以周八百秦二世為天道又即以周八百而滅於秦秦祖孫繼惡而卒滅周為無天道不知周之八百周之善氣足以及之也亦文武周公能維其善以勢而被之八百也其亡也則勢盡而善與俱盡無是勢無是善則亡焉宜爾秦之以惡滅周也

秦用其惡以乘人之衰無文武周公之善之勢以抑制之故勝也二世而惡之勢極惡之氣亦極極則盡則人之怨怒之勢以極而全也而世之人快指之曰天道曰天道者猶之曰自然而已矣勢之所必至氣之所必至安得不曰天道也國之興替則然年命之永促子孫之單繁隆降以至卒然之禍无妄之福或以類至或不以類至此其勢安出與曰天之生是人也猶父母之生子也氣至則生矣而人之得之也則曰命其得失也若器受物狹則受少宏則受多而已矣其命是也若以物與人適多則與多適少則與少而已矣其善而短也清純之氣適短也其惡而長也則濁亂之氣適長也永促定於其生之初追期而盡天亦不可如何也至於子孫則天之氣與其父母之氣相為多少也父母而賢而氣適少天不

能以多與也父母而不賢而氣適多則子孫或得厚焉或得多焉適值其清或得賢焉血脈性情起居倫類皆氣所乘之勢也賢者之爲善人見之氣之多寡人則不見執所見以疑所不見則過矣然則惡人之子孫逢吉者百年不得一人焉其非天有以抑制之然與曰不善人之不足以召善也猶濁律之不能爲清聲也其用天之氣則如烈火之化物費者實甚子孫逢吉安可以數數見也至衰季之際則不然天之氣倍且而向暮若羣波之并清者不給其時之君若臣又日以其昏戾淫僻之泊參和撓逆結爲客氣天亦若誦其常然之性以聽所爲凡爲孽爲震爲霾爲水爲旱爲疾疫爲蝗螟殺人害物者皆惡人之所沃灌滋益酌而自蕃者也世所爲禁奸防民之具又適足以制善人賢人君子率求自善而

止不知取聖人之經法以破陰邪之勢富厚榮利子孫蕃庶不此之歸而孰歸哉要之勢極則盡耳盡則天之常然者於是復伸勢之所至善惡從而消息焉不止國家之大也禍與福之適然者何也曰是亦不可歸之適然也其致此者甚漸人不知以爲適然耳善者之適禍必有召其適禍者也不然則周身者疎也周身疎不以善免如祖者之當白刃也若惡者之適免也必有宜免者也不然則欺人而適售也欺人而人不知惡草之得蔽芝蕙且不及矣曰善惡之氣之行以如是惡者其知所恃乎曰否否善惡之事不自一身止也是且被之人亦不自一人止也是且被之人人被以善而不喜被以惡而不怒豈情乎勢也者積人人之喜怒而成之者也善惡之勢成人喜人怒之勢亦成勢成而惡者自防之勢皆怒

者可藉之勢也其不以此事應而以他事應不以此時應而以他時應需其成耳故善之勢失可以制於惡惡之勢成且終制於善善可使極惡不可使極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則勢既成之故也奈之何可不一於善也故古之爲善人者嚴思慮訖嗜欲以杜費考得失慎言動以利用親君子附衆人以增烈正基緒教子孫以永世動而得吉人以爲天之報善人者厚也亦知善人之積以自全者如此哉人之求天道者則積不至其分而責所應應已至其分而猶責所應是朝種而夕然炊隕霜而求嘉禾也不可得矣然則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子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此數說者非天之衡人者至與曰非也人之不可絕於天也猶草木之不可絕於地也根莖不

屬非地故奪之而自不生人之受是氣也其末在人其本在天持其末以動其本爲善爲惡必有相及者矣相及而逆其常然之性則自爲竭絕之道也夫子所云動天所云獲罪言人與天之以氣相屬也故善惡之自喻者吾達乎天之實也人與人同繫於天善惡之被人者亦其相連而達天之實也至於善惡既形積而成勢勢之既成禍福歸之書所云惟德是輔言其勢之既成天與人歸也其絕之也非天之故絕之其輔之也非天之故輔之積於善惡者之所自致耳方其積之未至亦必有其受損受益者矣小益而人不及見小損而人亦不及見而積而至大者世不恒有人所以終疑天道爾曰伯夷比干積不至乎曰伯夷之賢賢以餓比干之仁仁以死惜伯夷比干而以餓與死疑天道是惜其賢與仁也伯

夷而千鍾比干而苟存則何以惜之因勢以成吾志亦曰天道而已矣則甚矣疑天道者之與於惡也於善惡之數未識其所歸禍福之應不詳其所起徒欲銖銖而求之天道豈若是勞乎吾故曰天之於人也不能相御以心而相及以氣則天道虧盈而益謙之說也又曰因勢所至而歸之自然則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二者皆天之說也

曰以天道爲必不可知者非也不可知是天不足恃也以爲必可知者亦非也必可知是天可以意也不足恃是爲不量天可以意是爲不量已不量天則視天過疎長中庸之怠而奪小人之忌不量已則信已過是忘修悖之慮而責陰陽之失二者誣天均也其以爲不可知者又未有不始於妄意可

知者也以爲可知而責之責之不得以爲不可知而委之責慈於父必無孝子責禮於君必無忠臣責福應於天道必無良士責天之過篤者責己之過薄者也其心曰我之所爲己是矣無非矣天之列我何等也豔人之得之曰彼何長於我而得之我何不遽得也於人之失曰是於法宜失及身履憂患又訝其何以並及也有一得則曰天道有一失則曰無天道百年之內不能有得而無失故疑爲有疑爲無反覆而不能自決也天不以物之惡殺而廢秋冬不以人之惡險而廢山海不以人之惡禍而廢消息也明矣奈何初責之以可知而遽委之不可知也消息之所之天不知其何以至也人於其中得盛衰焉人秉天之氣而然耶天之自著其氣於人耶固不能爲愚者息機亦不能爲智者易軌而君子之所爲福

小人必不能得小人之所爲福君子必不肯受是盛之氣一也取盛者異其質君子有時得禍必不同於小人小人免禍者多方有時盛於君子是衰之氣一也履衰者異其事以爲可知耶是欲天異已於衆人之列也君子固有其禍小人固有其福天已不異君子矣以爲可知是不量己之過也以爲不可知耶君子小人固已不同量矣此修悖之最可據而予奪之不可誣者也以爲不可知是不量天之過也易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之不可如何不能爲君子異者如此也又曰易者使傾危者使平天之有以予君子者然也天道終古予君子而世人終古疑天道則何也以故分不可得而明也人君予人而人知之人知其故分之多寡也雖有上智必不能知天所予之故分矣後之予之不得而知也奪之不得而

知也而或予或奪必有如其故分者可以意而決也吾驗之養生而知其然人之死生必有其期矣然精明強固每得之淡嗜慾平心氣之時知生之可引以長也昏惑疾病每得之恣歡娛極思慮之時知生之可迫以短也有時養者未必長而不養者未必短其及是適止也安知不養之不先是止也其能及是乃止也安知善養之不更進於是也人之命不可前期誰能指所餘之分爲天所予之分乎富貴福澤亦是類而已矣人不知君子之分莫見天之予君子人不知小人之分莫見天之奪小人也鮮自疑其非君子而驚所獲之已優者故疑其可知不可知無已時也乃君子之奉天也湔滌積累惟日不足於欲易給而不求於害輕受而不懼富貴則大吾業貧賤則精吾事默聽天之所爲而盡吾力之所可



至循於自然之野以休焉其於可知也曰可知者如是聊以自慰也其於不可知也曰不可知如是吾以自威也可知不可知交信其必有而已不然執曉闕而疑幽窈抱侈志而責逾量舍日用飲食而眩眚於禍福徵應之閒亦惑矣

中庸論二首

張爾岐

中庸之見尊於天下也久矣而小人每竊其說以便其私宋儒已力明之至近日而復晦者何也蓋以言中庸而不指名其物人得本所見以爲說如覆物而射之各設隱語摹求形似以妄意一當而已故高之則以爲渾渺幽元之事淪於空寂不可致詰卑卑者則以爲義理損其半情嗜亦損其半此中庸耳遷此之所是避彼之所非此中庸耳衆所可可之衆所然然之此中庸耳從前之說既不可致詰從後之說又以

爲游移熟便猥近之稱而人之自寄於中庸者於是乎衆矣今試聚百人而與語無不自信以爲中庸者百人所爲百有不同無不自以所爲爲中庸者嗚呼何中庸君子之多也此無他不明中庸之所指者何事既無所持以繩其是非故人得自美其名以各慰其不肖如此也觀之射懸的百步之外而命之中射者耦進過高者卑者弱者蕩者立跛踣者不習者皆不中握堅舍疾視審志定者中矣其甚習者又比於禮比於樂矣於是始執算臨之曰某中多某中少某也巧某也拙不然聽所射而莫爲之的矢之所直必有其物誰非能中而又將何所據以爲中乎故言中庸而不得所指人得各以其所能者爲中庸而中庸始亂愚嘗讀其書而思之其至要者兩言耳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

以自知不見於人而所爲中庸者又發而中節一言耳夫喜  
怒哀樂一日之閒屢遷矣自天子至於庶人苟非聖賢必不  
能遠中節也聖人必知人之不能遠中節又必不肯聽其不  
中節而無以節之節之則有其物矣不然則喜者樂者何以  
適得吾仁哀者怒者何以適得吾義何所藏以爲智何所決  
以爲勇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祭祀喪葬禫代征誅  
之故百司執事典章儀物之數飲食言語揖讓登降之節何  
以明得失生變化富貴者何所稟以爲功貧賤憂患者何所  
恃以自強四時鬼神之所幽山川百物之所明天地之所統  
綱紀之所維帝王之所公以爲制作匹夫之所私以爲學問  
士君子之所循以爲出處進退則又何物以善其會通吾知  
必禮也繇禮而後可以中節中節而後可以爲中庸則中庸

云者贊禮之極辭也中庸一書禮之統論約說也夫禮抑人  
之盛氣抗人之懦情以就於中天下之人質之所不便皆不  
能安不安恐遂爲道裂指禮之物而贊以坦易之辭以究其  
說於至深至大至盡之地所以堅守禮者之心而統之一途  
也故其言始之天命以著從來曰斯禮也命與性先之矣不  
然不汝強也極之倫彝典則以表大業曰斯禮也帝王之所  
考名教之所責無之或二也要之誠明以立本事曰斯禮也  
非明無以通微非誠無以正隱非所以爲外也於是使愚不  
肖者知所踐而賢智者亦厭其意而不敢求多焉此中庸之  
書所以繼六經而鞭其後也使其漫無所指懸一至美之稱  
在事實之外聽人之所擬豈聖賢著書道善禁奸之本意乎  
難之者曰禮者道之文也子舉中庸蔽之於禮聖人之道無

以加於禮乎曰禮者道之所會也雖有仁聖不得禮無以加於人則禮者道之所待以徵事者也故其說不可殫聖人之所是皆禮同類也聖人之所非皆禮反對也易之失得書之治亂詩之貞淫春秋之誅賞皆是物矣盡六經之說而後可以究禮之說而後可以究中庸之說中庸者禮之統論約說非其詳者也而孔子之告顏淵曰克己復禮爲仁仁不得禮無以爲行並無以爲存也禮之所統不旣全矣乎吾故斷以中庸爲必有所指而其所指斷乎其爲禮而非他也漢儒取以記禮爲得解矣世方樂中庸之便其私其疑吾說也必甚吾之說漢儒之說也漢去子思未遠必有得之師傳者亦非漢儒之說而子思之說也亦程子朱子之說也人自不致察耳

今夫當孔子之世而謂周可使爲文武當孟子之世而謂周可不夷於邾莒者學士之所疑惑而非笑之者也曰孔子以聖人之才而老於魯孟子以大賢而汲汲於魏齊卽得君而用之魯與魏齊之賴也於周乎何與此其說大不然孔子之汲汲於魯也非於魯也於周也於周不可不得已而寄之魯也於何知之於中庸之言繼絕世舉廢國者知之方周之盛也衆建千八百國小大遞承以戴天子天下不聞有亡國覆宗之禍而周室以尊迨其後周失其綱諸侯不稟王命擅兵相侵迨至春秋齊晉宋衛秦楚吳越之屬皆據千里擁萬乘包山絡河侈其四封魯亦并鄆郟項而有之以掘強於諸姬之閒此其地皆安取乎破人之國覆人之宗也多矣周天子萎然食息於上而不能制而周室以卑天下有強諸侯而

後有滅國有絕世天下有滅國絕世而周室遂無天王則諸侯之廢興絕續周室盛衰之大機也孔子而徒汲汲於魯也無事乎繼絕世舉廢國也孔子而欲繼絕世舉廢國也小諸侯之多諸侯之薄也其不欲私一魯也明矣故曰孔子之汲汲於魯也非於魯也以魯爲寄而致之周也其以魯爲寄而致之周奈何曰是殆以周公之事予魯也周公嘗代成王踐祚以治天下而九經以張魯惟不肯卒用孔子之說魯而卒用孔子之說九經必且備舉其在國中者上下相維臣民休和已隱然示天下重而難與之爭乃奉天子按圖籍簡徒蒐乘以致諸侯曰神明之胄降在皂隸者幾何乎不克永世者幾何乎繼之舉之文武之法在請自魯始以義則明法赫然爲已順以勢則厚集吾力爲已固以名則恤故厚鄰爲已

美從之者衆矣其有不從者乃徐與天下議兵所向敢與天子抗者誰與於是畫疆界明職守光復舊物告成先王昔之哀人自附上擬天子者皆俯首就列奉其玉帛生死之物以來供職周天子開明堂坐受成功周公之業其爛焉矣乎則繼絕舉廢云者先以周公之事予魯因以文武之事予周此或孔子之志也不然者孔子之治魯強公室弱私家魯視三家爲己公視周則猶私也私一魯而忘周何以爲孔子親承其說者爲子思再傳而爲孟子孟子之讓滑釐也曰天子之制方千里諸侯之制方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又曰爲君辟土地古之所謂民賊也此其說孔子之說也世乃疑孟子欲以齊梁代周是謂孟子厚齊梁而薄魯也孟子所簡賤詬斥如不及者覆躬蹈之也

不知孟子之於齊梁一孔子之於魯也得齊必以方伯之事予齊得梁必以方伯之事予梁方伯之事有所予而後繼絕舉廢之業有所屬而後僭侈之諸侯可以聽吾所爲而不敢抗則其爲齊梁陳王道者陳其道也非圖其位也賤桓文者賤其事也非賤其職也治國而得異之曰王連帥而失鄙之曰霸則孟子之微意難與人顯言者也昔魯仲連恥帝秦至欲發憤蹈海疑孟子者是視孟子不及仲連也孟子而不及仲連何以爲孟子吾故曰孟子之於齊梁一如孔子之於魯也不然爲人臣子視其宗國顛覆而不能救而又欲驟干他國以售吾說孔孟之門而有是言也乎吾不知之矣

和載六德容包六行說

張爾岐

周禮鄉老及鄉大夫三年正月獻賢能之書於王退而以鄉

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鄭註云和載六德容包六行孔疏云和在六德之下故云和載六德容則孝也孝在六行之上故云容包六行鄉射禮疏又云容爲孝者人有孝行則性含容嘗申釋之曰載也者爲之基也爲之受也莫爲之基則無以立莫爲之受則無以積載於物誠重也和載六德和固衆德之所必待也德之和者其心平其氣順恆以其心之至平歷天下之至不平恆以其氣之至順融天下之至不順極人世豔羨憂危困挫厭瀆之事卒投之而不至於激紛乘之而不至於亂於是知也仁也聖也義也忠也時出之裕如也何也載之者厚也載之者厚則所載者必全故觀其和而知衆德之備也求士者得若人而用之誠足勝艱大而無難付以生民之命而無所恤矣不然亢而難平躁而易動

任情便私而無以自勝其人雖曰知足析疑仁足惠下聖可  
 通微義能制物忠思自盡遭時邁會而為所欲為奪於強戾  
 價盈之氣而失其本懷者多矣世固有負聰明異敏之材辨  
 博淵通之學堅忍剛果之力而不適於用用而適足為宗社  
 憂生民害者豈其設心固然哉一念之不和激之遂不自知  
 其所至耳周之教人取士必以六德六德必要於和所以為  
 獨得也德誠和矣和不易徵容即其徵容以徵和先徵之孝  
 故詢六行者必首孝又不曰孝而曰容容之為言似不可施  
 之吾親也而云爾者何也人未有不愛其親者也其不愛者  
 率起於所見之偶異所見異而不能舍所見以適親則應違  
 生應違生而拂愉殊孟子所謂不可磯者不容之謂也傳曰  
 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

逆又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婉  
 容又曰下氣怡色柔聲以諫皆言容也舜之夔夔齋慄容之  
 盡善者也故孝者必容不容者必鮮能孝誠容以成孝則曰  
 友曰睦曰嫺曰任曰恤放之而無不宜矣故曰容包六行也  
 包云者全乎此即兼乎彼之謂也周公教成王曰小人怨汝  
 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舍怒成  
 王命君陳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周家君臣之間  
 其所諄諄相勗者皆以容德為最盛其所以成一代太和充  
 滿之治者惟此也夫詢士者安得不亟亟於此與曰其詢之  
 於射者何也射競事也習競事者必有競心應之相與為競  
 而飛揚浮動之意不介乎容儀者其有純氣也久矣嗚呼此  
 豈後世擇士者之所及也哉

袁氏立命說辨

張爾岐

予讀袁氏立命說而心非之曰立命誠是也不曰死壽不貳  
 脩身以俟之乎乃瑣瑣責效取二氏因果報應之言以附吾  
 儒惠迪吉從逆凶積善餘慶積不善餘殃之旨好誕者樂言  
 之急富貴嗜功利者更樂言之遞相煽誘附益流通莫知其  
 大悖於先聖而陰爲之害也夫大禹孔子所言蓋以理勢之  
 自然者爲天非以紀功錄過銖銖而較者爲天也蓋言天之  
 可畏非謂天之可邀也爲臣者幹功伐以邀君寵利不可謂  
 忠爲子者鬻勤勞以邀父厚分不可謂孝況日以小惠微勤  
 而邀天之福報將得爲善人乎以天爲可邀將得爲畏天乎  
 不畏天而邀天其不獲罪矣乎曰袁氏意主誘人爲善而已  
 似無可罪也曰人之不幸而爲惡者不知惡之不可爲也或

生而不聞善者也幸而人教之以善亦有幡然悔悟者晚而  
 聞道折節自脩者多矣卽不然而惡極勢窮悔悟自新者亦  
 有矣以其真知昔之爲惡也真知昔之爲惡愧恥痛恨而不  
 忍復蹈故不憚去惡而從善也方其爲惡未嘗假一善故其  
 爲善亦未嘗參一惡也今爲立命說者曰汝爲善爲善則美  
 報隨之有一善則有一報其報也大小厚薄各有成格計日  
 課數而告之天天亦挈長量短而酬其人于是信其說者覲  
 其報而行吾善日起食人一飯予人一藥周人一錢物便利  
 人一言語放一魚鳥蟲蟻皆注之籍曰吾爲善矣終日銜其  
 小惠微勤與天地鬼神爲市其心之爲公爲私爲誠爲僞不  
 待辨而較然也旣私且僞方自信爲積德之要術格天之捷  
 徑父以詔子師以教弟以爲永保祿命之具人尙有能教之

以善者邪豈特人不能教之以善迴視六經語孟且如土苴其所以誦習講說之者直以發題應科不得不然而已豈肯一潛思身踐之邪不知六經語孟以至誠至公立教而袁氏以私偽亂之士人乃陽守六經語孟而陰奉袁氏勢必將以所學于袁氏者施之家國天下之際其害可勝言邪曰人信袁氏而爲善善之所及于物必有濟矣子之非之何也曰予何敢非人之爲善以濟物也非人之爲善而私且偽者也私偽之心積于中而不去徒以望報之故飾而爲善其所以濟物者可知也且其望報者切必將報不至而疑報既至而忘所濟者幾何乎不然此說流行近百年物之獲濟者其成效當可睹矣曰人之舍六經語孟而信袁氏且久而不替何也曰此如病人有不嗜五穀而嗜泥炭者以有積蟲奪其飲食

之正也知其爲病急舍所嗜用藥殺蟲漸進五穀則元氣可復不然不得爲平人矣今之爲人胸中積蟲使之舍五穀而嗜泥炭者何物也與躁進倖得之念是也曰袁氏爲中下設也夫何病曰此又其蔽也君子之教人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烏有揣人之不足以爲善而始以私且偽者誘之使苟不至於殺人害物而已者邪人苟自進於善何論中下苟不自進於善徒日習其私且偽者乃適成其爲中下耳士人讀書立身將以中下自域邪君子教人將盡天下之人驅之中下邪





得以殘害其民矣不知有司之官凜凜焉救過之不給以得代爲幸而無肯爲其民與一日之利者民烏得而不窮國烏得而不弱率此不變雖千百年而吾知其與亂同事日甚一日者矣然則尊令長之秩而予之以生財治人之權罷監司之任設世官之獎行辟屬之法所謂寓封建之意於郡縣之中而二千年以來之敝可以復振後之君苟欲厚民生強國勢則必用吾言矣

其說曰改知縣爲五品官正其名曰縣令任是職者必用千里以內習其風土之人其初曰試令三年稱職爲真又三年稱職封父母又三年稱職璽書勞問又三年稱職進階益祿任之終身其老疾乞休者舉子若弟代不舉子若弟舉他人者聽既代去處其縣爲祭酒祿之終身所舉之人復爲試令

三年稱職爲真如上法每三四縣若五六縣爲郡郡設一太守太守三年一代詔遣御史巡方一年一代其督撫司道悉罷令以下設一丞吏部選授丞任九年以上得補令丞以下曰簿曰尉曰博士曰驛丞曰司倉曰游徼曰嗇夫之屬備設之母裁其人聽令自擇報名於吏部簿以下得用本邑人爲之令有得罪於民者小則流大則殺其稱職者既家於縣則除其本籍夫使天下之爲縣令者不得遷又不得歸其身與縣終而子孫世世處焉不職者流貪以敗官者殺夫居則爲縣宰去則爲流人賞則爲世官罰則爲斬絞豈有不勉而爲良吏者哉

何謂稱職曰土地闢田野治樹木蕃溝洫修城郭固倉廩實學校興盜賊屏戎器完而其大者則人民樂業而已夫養民

者如人家之畜五牝然司馬牛者一人司芻豆者復一人又使紀綱之僕監之升斗之計必聞之於其主人而馬牛之瘠也日甚吾則不然擇一圉人之勤幹者委之以馬牛給之以牧地使其所出常浮於所養而視其肥息者賞之否則撻之然則其爲主人者必烏氏也必橋姚也故天下之患一圉人之足辨而爲是紛紛者也不信其圉人而用其監僕甚者并監僕又不信焉而主人之耳目亂矣於是愛馬牛之心常不勝其吝芻粟之計而畜產耗矣故馬以一圉人而肥民以一令而樂

或曰無監司令不已重乎子弟代無乃專乎千里以內之人不私其親故乎夫吏職之所以多爲親故撓者以其遠也使並處一城之內則雖欲撓之而有不可者自漢以來守鄉郡

者多矣曲阜之令鮮以貪酷敗者非孔氏之子獨賢其勢然也若以子弟得代而慮其專叢爾之縣其能稱兵以叛乎上有太守不能舉芻縣之兵以討之乎太守欲反其五六縣者官舍其可傳子弟之官而從亂乎不見播州之楊傳八百年而以叛受戮乎若曰無監司不可爲治南畿十四府四州何以自達於六部乎且今之州縣官無定守民無定奉是以常有盜賊戎狄之禍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殘不此之圖而慮令長之擅此之謂不知類也

天下之人各懷其家各私其子其常情也爲天子爲百姓之心必不如其自爲此在三代以上已然矣聖人者因而用之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夫使縣令得私其百里之地則縣之人民皆其子姓縣之土地皆其田疇縣之城

郭皆其藩垣縣之倉廩皆其困窮爲子姓則必愛之而勿傷爲田疇則必治之而勿棄爲藩垣困窮則必繕之而勿損自令言之私也自天子言之所求乎治天下者如是焉止矣一旦有不虞之變必不如劉淵石勒王仙芝黃巢之輩橫行千里如入無人之境也於是有效死勿去之守於是有效從締交之拒非爲天子也爲其私也爲其私所以爲天子也故天下之私天子之公也公則說信則人任焉此三代之治可以庶幾而况乎漢唐之盛不難致也

今天下之患莫大乎貧用吾之說則五年而小康十年而大富且以馬言之天下驛遞往來以及州縣上計京師白事司府迎候上官遞送文書及庶人在官所用之馬一歲無慮百萬匹其行無慮萬萬里今則十減六七而西北之馬羸不可

勝用矣以文冊言之一事必報數衙門往復駁勘必數次以及迎候生辰拜賀之用其紙料之費率諸民者歲不下巨萬今則十減七八而東南之竹箭不可勝用矣他物之稱是者不可悉數且使爲令者得以省耕斂教樹畜而田功之獲果蓏之收六畜之孳材木之茂五年之中必當倍益從是而山澤之利亦可開也夫採礦之役自元以前歲以爲常先朝所以閉之而不發者以其召亂也譬之有窖金焉發於五達之衢則市人聚而爭之發於堂室之內則惟主人有之門外者不得而爭也今有礦焉天子開之是發金於五達之衢也縣令開之是發金於堂室之內也利盡山澤而不取諸民故曰此富國之策也

法之敝也莫甚乎以東州之餉而給西邊之兵以南郡之糧

而濟北方之驛今則一切歸於其縣量其衝僻衡其繁簡使一縣之用常寬然有餘又畱一縣之官之祿亦必使之溢於常數而其餘者然後定爲解京之額其先必則壤定賦取田之上中下列爲三等或五等其所入悉委縣令收之其解京曰貢曰賦其非時之辦則於額賦支銷若盡一縣之財用之而猶不足然後以他縣之賦益之名爲協濟此則天子之財不可以爲常額然而行此十年必無盡一縣之入用之而猶不足者也

善乎葉正則之言曰今天下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州縣之做吏胥窟穴其中父以是傳之子兄以是傳之弟而其尤傑黠者則進而爲院司之書吏以掣州縣之權上之人明知其爲天下之大害而不能去也使官皆千里以內之人習其民

事而又終其身任之則上下辨而民志定矣文法除而吏事簡矣官之力足以御吏而有餘吏無所以把持其官而自循其法昔人所謂養百萬虎狼於民間者將一旦而盡去治天下之愉快孰過於此

取士之制其薦之也略用古人鄉舉里選之意其試之也略用唐人身言書判之法縣舉賢能之士間歲一人試於部上者爲郎無定員郎之高第得出而補令次者爲丞於其近郡用之又次者歸其本縣署爲簿尉之屬而學校之設聽令與其邑之士自聘之謂之師不謂之官不隸名於吏部而在京則公卿以上倣漢人三府辟召之法參而用之夫天下之士有道德而不願仕者則爲人師有學術才能而思自見於世者其縣令得而舉之三府得而辟之其亦可以無失士矣或

曰間歲一人功名之路無乃狹乎化天下之士使之不競於功名王治之大者也且顏淵不仕閔子辭官漆雕未能曾皙異撰亦何必於功名哉

東南形勢論

顧炎武

昔之都於南者吳東晉宋齊梁陳南唐南宋凡八代當吳之世三方鼎峙西以巴邱北以皖城濡須爲境迨其亡也則以長江之險先爲晉有永嘉南渡荆豫青兗及徐之半入於劉石梁益入於李雄以合肥淮陰壽陽泗口角城爲重鎮至苻姚慕容之亂始得青兗梁益而宋因之及元嘉北伐碣磔喪師佛狸之馬屯於瓜步於是乎守江矣拓跋奄有中原齊梁嗣主江左淮南並爲戰場太清內禍承聖尋兵齊略淮南魏收蜀漢而江陵淪陷陳氏軼興西不得蜀漢北失淮淝以長

江爲境於是乎守江矣幅員日狹國祚彌短采石京口同時並濟卒并於隋南唐旣失淮南亦以江爲境國遂不支宋都臨安與金人盟中淮流爲界西拒大散關端平滅金蔡州挑兵蒙古寶祐失蜀咸淳失襄樊元兵南下幼主銜璧豈非大勢然耶嘗歷考八代興亡之故中天下而論之竊以爲荆襄者天下之吭蜀者天下之領而兩淮山東其背也蜀據天下之上流昔之立國於南者必先失蜀而後危仆從之蜀爲一國而不合於中原則猶可以安孫吳之於漢東晉之於李雄是也蜀合於中原而并天下之力資上流之勢以爲我敵則危王濬自巴邱東下劉整謀取蜀以規宋是也故守先蜀若輯蜀之人因其富出兵秦鳳涇隴以撼天下不難故戰先蜀趙鼎言經營中原自關中始經營關中自蜀始幸蜀自荆襄

始陳亮言荆襄據江左上流西接巴蜀北控關洛楚人用之  
虎視齊晉與秦爭帝東晉以來設重鎮以扼中原孟珙言襄  
樊國之根本百戰復之當加經理蓋宋人之論如此及元取  
宋果自襄陽樊城以度鄂故以天下之力圍二城者五年及  
其渡江不二年而取臨安矣故無蜀猶可以國東晉是也無  
荆襄不可以國楚去陳徙壽春是也無淮南北而以江爲守  
則亡陳之頑明南唐之保大是也故厚荆楚急古之善守者  
所憑在險而必使力有餘於險之外守淮者不於淮於徐泗  
守江者不於江於兩淮此則我之戰守有餘地而國勢可振  
故阻兩淮急或曰明太祖嘗以南取北矣而何厪厪守之謂  
愚曰固也夫取天下者必居天下之上游而後可以制人英  
雄無用武之地則事不集且人知高皇帝之都金陵而不知

高皇帝之所以取天下當江東未定先以大兵克襄漢平淮  
安降徐宿而後北略中原此用兵先得地勢也且楚之霸也  
在邠漢高之起自沛入秦自南陽析酈光武起自南陽宋武  
滅南燕自淮入泗滅秦自汴入河此皆古來以南伐北之明  
證有地利而後動者也如愚之策聯天下之半以爲一用之  
若常山之蛇則雖有苻秦百萬之師完顏三十二軍之衆不  
能闕我地而蓄威固銳以伺敵人之暇則功可成也此戰守  
兼得之謀而用兵之上術也

廣師

顧炎武

苕文汪子刻集有與人論師道書謂當世未嘗無可師之人  
其經學修明者吾得二人焉曰顧子甯人李子天生其內行  
淳備者吾得二人焉曰魏子環極梁子曰緝炎武自揣鄙劣

不足以當過情之譽而同學之士有菑文所未知者不可以遺也輒就所見評之夫學究天人確乎不拔吾不如王寅旭鵬讀書為己探賾抉微吾不如楊雪臣鵬獨精三禮卓然經師吾不如張稷若爾蕭然物外自得天機吾不如傅青主山堅苦力學無師而成吾不如李中孚容險阻備嘗與時屈伸吾不如路安卿博聞強記羣書之府吾不如吳任臣志文章爾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錫鬯尊好學不倦篤於朋友吾不如王山史宏精心六書信而好古吾不如張力臣昭至於達而在位其可稱述者亦多有之然非布衣之所得議也

權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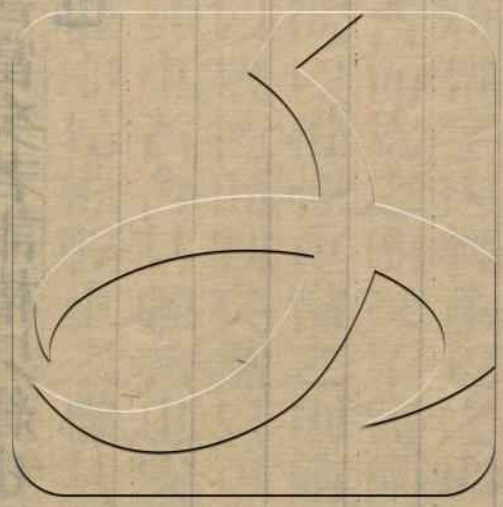
沈 磊

夫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程子曰權稱錘也可與權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又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為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論皆非也權只是經也其論可以衛道閑邪不為小人藉口善矣然愚竊有疑焉夫以權為輕重使合義則是立者不知義也以為權只是經而非權變則是立者尚不能守經也不知義不守經而夫子以其篤志固執而謂其可與立則不知其所立者何地所志者何事而所執者何物耶其於夫子言已不可解矣若以朱子所引嫂溺援之以手之義推之則凡孟子中所言告而娶者禮也不告者權也遷國以圖存者權也守正而俟死者義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之數權者已與義字禮字對待而別為一道理矣



而又曰權其輕重是將使誰者立乎其上而權之誰者處乎其下而爲所權耶且孟子不曰禮之小者也道之大者也而曰禮也權也將權字內輕重包之耶則不得與禮義對言矣抑只舉其重者而爲之耶又不得謂之權矣若必以權字從稱錘得名而欲以權輕重當之則請卽以稱物言夫物之輕重難齊懸之以權衡而判矣然只可曰此爲輕彼爲重也又只可曰吾取其重者舍其輕者也安得以物之重者爲合於稱錘而謂之權耶是權輕重之權其不合於嫂溺援之以手之權又明矣蓋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而處事之法有經有權之反於經審矣不告而娶自與告娶之禮反殷周放伐自與君尊臣卑之義反東征破斧自與兄友弟恭之義反遷國圖存自與死守社稷之義反嫂溺援手自與不親授受之禮

反所謂經者萬世通行之法而所謂權者一時救敗之功但當救敗之時其所當爲之事有萬倍於拘常守故者故不反乎經而求其合乎道不可得也故程子傳易而曰隨時變易以從道也斯言當矣若謂權只經也則恐不若朱子經與權有辨之爲得也



人才論

閻爾梅

天能生才不能用才君能用才不能成才成之者世也天下  
 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治亂不同故才之本末即於此盡見之  
 書曰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是  
 天下從未有生不自天之人也無生不自天之人安得有生  
 不自天之才而吾獨謂其不能用才者何也夫人生長甕牖  
 繩樞之微白首寂莫忽遇知己之主如田千秋不過以一言  
 感悟數月取宰相封侯當其時豈遂意富貴之如此其速耶  
 繇富貴之具人主操之欲予則予天固不得而奪之也或曰  
 此即所謂天意也君子亦論其事而已矣意則何憑之有事  
 顯然者也意不可知者也論事則上有一歲九遷之澤下有  
 捐軀圖報之思論意則僥倖者得以借口謂富貴吾所自有

且吾之才智學問自應得此及身罹罪辜則又謂氣數使然夫享朝廷之恩而不知感味修省之義而徒諉之適然之數進不思盡忠退不思補過此臣節之所以日趨於薄而仁人君子之所為慟心也豈非重與天而輕與君者之咎也哉古今稱才盛者莫如唐虞成周然使有堯舜無禹臯陶有禹臯陶無堯舜可謂唐虞乎有成康無周召有周召無成康可謂成周乎唐虞成周世也堯舜成康之君臣才也春秋世也仲尼之師弟才也春秋有唐虞成周之才而不能為唐虞成周之世者下有其臣而上無其君也有其君有其臣則世以才成有其臣無其君則才以世成世以才成者權在才才以世成者權在世是故禹臯陶必不能得之於朱均之世伊尹萊朱必不能得之於夏癸之世周召畢呂必不能得之於商辛

之世仲尼必不能得之於襄昭定哀之世非獨此也黨錮諸君子不能得之於桓靈之世元祐諸君子不能得之於熙甯紹聖之世南渡諸君子不能得之於靖康建炎之世譬如室然梁棟毀折而工師猶持金粉彫繪於椳桷廉牖之間吾見其相率而委之泥塗也故曰天無窮者也君自為窮不窮者也世則有必窮有必不窮者也無窮故治亦生才亂亦生才自為窮不窮故用才則治不用才則亂有必窮有必不窮故治則用之亂則殺之辱之汲長孺諫武帝曰陛下求賢甚勞未盡其用以有限之士恣無已之誅賢才將盡誰與共為治乎武帝招延士大夫常如不足者也而猶若此况不逮武帝者夫才不為世用而止以供其殺辱則懷才者其亦慎所以自處也夫

流寇議

閻爾梅

壬午夏秋間予至京師時流寇方圍開封撫臣高名衡遣其子叩闕乞師首揆周延儒窘迫無策但云棄之而已予聞之愕然謂友人曰開封非邊外地棄之則河南盡爲寇據淮陽必不可保漕運中阻京師大事去矣因草流寇議欲上之竟爲首揆所忌友人促予疾出京勿久留蓋九月二十七日也書此以俟後之尙論者

流寇爲中原患最久任事者數易無成功言事者舉不得其要領之所在夫任事者之人不出言事者之人言之而得其任之也尙未必如其所言之而不得則及其任之也效可睹矣愚以爲寇何能爲我患患我無所以制寇者耳有兩誤焉有五失焉有九算焉何謂兩誤晁錯之言曰安邊境立

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夫錯之所謂良將直戰將耳如今之總兵都督官是也非大將也書尊元聖詩稱尙父漢以三公兼將軍之職唐以宰相行宣慰之事宋以樞密領安撫經略招討之使權高望重身係天下安危此非智深勇沈文武兼濟者不能也我朝設總制經略率用侍郎兼風憲之銜者往洪武間遣楊榮行邊則大學士也正統間遣羅亨信王驥則都御史兵部尙書也近因流寇造逆君上震怒閣臣樞臣督師者賜尙方劍其隆重比前人有加矣豈非古推轂遺意耶古人不拘資格惟才是視有天子孰知其生平者有公卿大臣特薦者有歷試之郡國實見其可用者有上書願求自効者有拔之行伍罪辜之餘者國家以制藝取士以資俸序官其不肖者不足道賢者稽古自命砥礪風裁居內則有文

獻之名居外則有循良之譽備顧問司封駿卓有可觀獨軍  
旅之事則必素深於韜鈴奇正之書親歷乎山原險阻之變  
暑寒甘苦與衆共之戰陳鋒鏑以身臨之自非然者挾輔樞  
之貴恃勅劍之威錢糧惟其所請除授惟其所私激勸罔聞  
士卒失懽大敵一臨直委而去之耳嗟乎病臥者必不可以  
負鼎徒步者必不可以涉江海鼎未始加重江海未始加廣  
且深也天下豈無烏獲之力舟楫之具哉獨無奈臥病徒步  
者何耳又無奈臥病徒步者不自知其不能而妄以爲能耳  
豈惟其不自知抑人且有不知其不能妄以爲能而使之者  
矣豈惟不知其不能抑且有明知其不能而會推乏人姑以  
爲能而強使之者矣夫不自知其不能而自謂能者罔也不  
知人之不能而使之往者陷也知其人之不能而姑使之往

者迫於會推借以塞責也用人者不得已而推之爲所用者  
不得已而應之不得已之命一出於廟堂不可知之禍遂延  
於州郡庾亮敗奔夏竦見侮喪師辱國禍莫大焉則用人者  
與爲人用者罪亦同歸於一而已孔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  
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苟當時大家宰大司馬操權衡於  
上臺省虛公博訪舉所知於下軍旅之事必付之能治軍旅  
之人何至有輸載助予之悔乎故曰擇將而不得其人朝廷  
之誤一也昔者樂羊之拔中山也謗書滿篋文侯不問陳平  
之間楚使也恣萬金出入高帝不問光武之答岑征南也曰  
荆門之事繇公爲重宋祖之遺曹武惠也曰江南之事一以  
委卿兵貴神速進退惟將掣肘則謀必洩謀洩則兵必敗自  
然之理也今天下獨無樂羊陳平輩其人苟得其人而用之

出奇制勝對陣決幾或斬將立威或納降用間或委城餌寇或圍碁示暇而昧於兵者隔千里之外遙聞之不審其所處之爲何地所適值者之爲何時心疑色變執簡而前曰若似玩寇也若似畏敵不敢進也若似糜費金錢也若似藐視朝廷無人也若除授似有所私也若似有異圖也侃侃危語聳然可聽而不知已犯軍家之大戒矣重者械繫輕者罷斥立監以分其權臨敵而易其師盧植檻車道濟投幘一箕山虧十年功廢爲文侯高帝者誰爲光武宋祖者又誰耶故曰將將而不能盡其用朝廷之誤二也何謂五失督師監司率皆文士其產近邊塞者猶習見戰鬥之容然亦未必親臨矢石也若中原以南生長貴介周歷臺省不復知金鼓刀鋌爲何物忽而開陣操炮三軍齊步刃光在瞬鐵交有聲矢雨砲鳴

馬奔旗變左右相率身忘其處誰能以輕裘緩帶立生死須臾之地神色自若乎是惟有閉城待命而已棄城外如異域聽其焚燬不相關涉曰吾以重封疆也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諸侯守四鄰大夫守四境蓋不令偏近門庭覘我淺深旣以示武且使進退有餘地也烏有所謂守在四門者哉生死存亡悉委諸賊之去來喪恥毀名莫此爲甚此其失之怯者一也國家文武並用然所在武臣皆以文臣統攝之恐武人不學易生變亂法甚善也然當推心置腹安慰保全儻自謂節鉞在掌生殺惟命恣睢睥睨刻薄寡恩彼慄悍椎魯之衆吠聲羣起將以法誅之乎慮其激而與我爲敵也將隱忍以聽之乎法屈而威不振師百萬猶子處耳上貽君父之憂下爲士卒所窘劉盾謝萬覆車匪遙此其失之慢者二也春秋戰

國諸侯割據彼此相征伐無虛日然猶不廢救災卹鄰之禮  
今四海一家雖省直分界無非爲朝廷供厥職也豈有寇至  
則止求其出境而不惜鄰境之罹放寇在鄰境則借言汎地  
斂兵勿援者乎同守封疆自生胡越追辱亡齒寒鄰盡而及  
於我彼之所以報我者亦猶是也此其失之孤者三也從來  
言兵事者戰守而已無所謂撫也撫卽宋之所謂和耳和用  
之於夷狄且不可况流寇乎流寇皆朝廷之赤子也偶以催  
科之故爲有司所迫至於殘破大郡侮辱親王此其罪已無  
可赦矣况我軍屢爲所創未有可以挫其逆鋒制其死命者  
如餓夫哀巨賈而進之食有不貽笑者乎朱儁之擊黃巾也  
賊乞降儁不可曰秦項之世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今海  
內一統惟黃巾造逆納降無以勸善更使賊利則進戰退則

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夫以儁之決勝如此以敵之窮困  
如此且不肯輕許之撫今身爲大臣總六師於境上不能料  
敵決勝乃託名征剿而陰行撫之之術以冀倖萬一日爲羣  
盜所狎而不自知此其失之愚者四也祖制非汗馬功勞不  
許世爵茲流寇陸梁懸封侯之賞以待有功可謂異等矣任  
事者宜開誠布公嚴名實嚴紀錄質直無隱賊平之後功自  
歸之今賊勝則不以報報亦千百之十一耳我獲其一二謀  
者輒千百報之日攘奪戰士功爲己有夫衆處軍中誰無聞  
見功罪原不容揜且身爲三軍之主三軍之功皆我之功也  
匿之冒之何爲乎漢故事破賊文書以一爲十獨國淵上首  
級以實數曰征討外夷將以大武功聳民聽也封域之內百  
姓叛離雖克捷無算淵竊恥之今流寇非封域以內者哉有

功者尙不欲多報况無功而濫冒之耶名實溷則豪傑解體此其失之欺者五也何謂九算往者凶年饑饉民不樂生有司重斂酷刑遂爲一二傑黠倡言煽惑釀成大亂其意謂死於有司不若死於殺掠之爲愉快也然殺掠之慘原非百姓所習久將厭惡悔恨而不可得人之常情也今新政蠲租海內懽悅轉亂爲治正在此時儻有司仍以貪殘奉行天下以爲朝廷不過以空言欺百姓耳懽悅者且痛哭去矣故必選廉惠素著者使往牧之稅簡民安耕桑如故夫死於有司不若死於殺掠之爲快死於殺掠又何若生於族黨部落間之爲更快乎從賊者相率思歸家居者之必不肯從賊可知也如此則賊勢衰矣算一也運籌帷幄督師主之巡撫監司贊之彼斬將奪旗者何人乎勢不得不賴之總兵參游諸將諸

將用命則勝不用命則敗理之必然者也顧使之用命者徒以權位鉤繩刑威震疊而已乎抑鼓舞駕馭之有其道耶晉悼公蒐於綿上使士句將中軍士句讓其下皆讓三駕而楚不能與爭陸賈見陳平曰將相調和則士豫附君何不交驩太尉平用其言定諸呂溫嶠軍乏食貸之陶侃曰師克在和古之善教也侃感悟鄧羌怒王猛斬徐成欲攻之猛赦成馳入其軍慰以好言怒遂解李抱真酣臥王武俊帷中武俊感其誠許以死報虞允文撫時俊之背激之爲兒女子俊輒力戰大捷今襄院鳳鄖河南諸將與流寇相持者豈乏人哉顧不肯爲我用命何也鼓舞駕馭之道失不足以服其心也有法焉一以至誠感動之使人人懷忠孝之思一以賞罰約束使功罪咸宜無怨辭一以顏色晉接之使有勇武有方略者



皆欣然得以自見其所長蓋人各有心誰肯不策勳當時名  
垂後世但兵凶器戰危事又誰肯以生死不測之身爲不知  
己者輕用乎苟得其御之道則心平氣和上下如一釋私  
讎趨公義悍者柔詐者信弱者起驕者肅叛者合陷淵赴火  
捷於響應在彼固不覺其何以爲我用命如此也此其故殆  
難言之也算二也古帝王之用兵也取亂侮亡救民水火故  
止戈之謂武今則以暴掠百姓而已所過財物婦女劫搜靡  
遺誣指百姓爲賊殺之以報幕府上首功焉一遇賊至鳥驚  
魚散莫知所之此無他將帥不知訓之於平日斯不能禁之  
於臨時且有不肖之將帥縱之以實囊橐者更可痛也是必  
嚴諭將帥申明紀律露宿則結營入市則平價敢有侵我良  
民蹂我禾稼者刑無赦如此則百姓方歌舞壺漿以迎王師

矣算三也偵探之役從來以士卒之賤者充之如驛使塘報  
然夫兩軍相角誰肯以虛實示敵獨偵探者先得其情狀耳  
此兵家勝負大機也用非其人則有隔數百里數十里而妄  
謂已至者有已至而猶謂尚遠者總之畏死心重實未嘗深  
入敵境也境且未入况情狀乎未至而誤爲至則軍心疑已  
至而誤爲未至則猝然受攻是皆敗道爲今之計宜慎選偵  
探之才而大用之非素所親任者莫遣也恐其未必忠於主  
也非勇敢之士莫遣也恐其未必深進也非變詐滑稽者莫  
遣也恐其陷於敵中不能自脫且以洩吾事也當別爲一隊  
以一將專統之選擇而使給鞍馬餼糧聽其晝夜四出緩急  
輒報有功則計數上幕府簿紀錄陞遷與殺賊者等罪則以  
軍法從事如此則人人以偵探爲榮誰敢不竭力供職求敵

之情狀以告我者巢穴安在糧食屯積安在往來熟路安在  
險隘安在賊之衆少強弱何如黨援何如賊首行事號令何  
如其素所憚者爲誰其素所輕視者爲誰其素與之角立者  
爲誰其腹心用事者爲誰其羣賊樂從其渠魁否抑怨其渠  
魁思歸鄉里否如此則賊之情狀我盡得之虞詡以善縫者  
置賊中王式選懦卒爲候騎皆偵探之至善者也馬伏波聚  
米爲山世祖曰虜在吾口中矣夫伏波自隴西來敵之情狀  
悉知之然則伏波固漢之主偵探者哉算四也賊之情狀得  
矣然後定謀兵法云知己知彼己非士馬多寡強弱之  
謂也謂其將帥之智計淺深遲速耳晉樂枝戰於城濮曳柴  
僞道敗楚師周亞夫聽趙涉計乘傳至洛陽以梁委吳絕七  
國饒道大破之李光弼戒諸將勿與高廷暉李日越戰降則

與之俱來後果然狄青上元夜張燈高會未明奪崑崙關凡  
此皆謀勝之大較也今流寇恃衆貪虐無紀律貪則易餌虐  
則人怨之恃衆則驕無紀律則易搖動數者有一於此必敗  
而流寇兼有之誠能因天時之便相地利之宜分牽之以殺  
其勢虛張之以疑其心斷其餽餉以使之匱乏扼其救援以  
使之無所恃搗其所必救以亂之劫其所不意以驚之餌之  
使追則伏險以邀之怒之使求戰則嚴壁不出以挫之委之  
堅城以老之誘之絕地以蹙之賊之所長我則避之賊之所  
短我則擊之以逸待勞以整待紛賊方奔走自救之不暇而  
暇圖我乎司馬仲達平遼東計往來不過一年岳鵬舉破楊  
泰不出八日謀定故也算五也謀定矣然後用間夫以賊攻  
賊者之謂間寇起山陝之初各攜其妻孥親戚置營中其持

刀弓乘馬衣帛者皆是也十餘年以來初起同心戮力者死  
亡過半矣所掠我人但以供井臼芻豆役使耳彼人莫愛也  
是以有數日返者有數月返者有數歲返者彼人既不加多  
又不與我人相信又不得不選我人以充其用其事異心必  
生內變趙充國之料罕并也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  
有豪數相攻擊勢不一也曹操之料公孫康也曰康素畏袁  
尚兄弟急之則其相救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今流寇所  
處之勢非所謂種自有豪數相攻擊者哉然間之使自相圖  
者未有人也誠得大將握重兵於要地因事設疑如田單之  
於樂毅陳平之於范增猜嫌既形腹心自潰使賊外懼我內  
懼為其黨所謀必將有自相吞噬計窮歸命者矣古人居高  
視下審敵情之急緩而操縱之是以能坐而承其敝也算六

也議者好言入山搜賊

師楊嗣昌以內閣督師搜六安山故云

兵法云十則圍

之倍則攻之賊出沒徑路非一我兵不多於賊搜之則必設  
長圍設長圍則處處防衝突我不戰先疲矣此獨有奕家審  
先後法耳范睢遠交近攻秦用其法交齊使不助五國光武  
知隗囂公孫述不足為患曰且當置此子於度外遂專意平  
江淮山東諸盜郭嘉策袁紹性遲勸操急擊劉豫州趙普謂  
太原當西北二面克太原則西北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  
諸國蓋賊眾則我不能並禦賊強又不可以力取當有次第  
於其間察其渠魁之遲發者陽以計懾之使不敢先動而陰  
合諸將併力以攻其狡健者如此則我之兵勢不分而又無  
前後受敵之患一賊授首羣賊悉膽落矣算七也寇渡河而  
南初所陷特州縣邨鎮耳近大郡亦為所陷行且圍開封犯

維揚矣聞其陷襄陽也僅十有八人其取洛陽也城內民以  
怨福王之故開門迎之歸德則縣令與鄉士大夫激變防禦  
遂疎若是則城之陷非寇之力能攻之也寇亦有天倖焉實  
繇守之者非其人耳戰則彼此相攻守則祇有賊攻我無我  
攻賊者安危聽之賊我不坐困耶然守得其人較之戰更  
爲力百姓旣蒙寬租則復業者衆勵之入城其守必受命士  
大夫身家居城內與之計議共守又必受命積薪米備器械  
火藥慎譏察督監以時申禁堅壁清野賊至無所掠賊敗又  
無所據戰者日尾其後而擊之賊又不敢持久於城下儻守  
者兼能用戰如韋孝寬之在玉壁張巡之在睢陽乎賊計日  
滅矣算八也流寇長技惟恃刀馬飄忽震蕩出沒不時然不  
知有所謂節制不用節制則練步卒足以破之夫騎兵衝陣

逐敗則有餘殺賊則不足實能殺賊者步卒耳設有兩人於  
此一馬一步隔數十步外馬上者可以弓矢得志然猶或不  
中焉短兵一接步下者直反手揮刃而墜之矣蓋馬雖馴熟  
終勞罄控固不如步行者盤旋避就之爲便利也但步卒未  
明此理驟見衆馬衝突如崩如潮勢不可禦遂披靡潰亂耳  
苟平日講求訓練使衆皆洞然於彼此長短之故又試之小  
勝以堅其膽然後嚴申號令有進無退退則必斬并及隊長  
以徇於是藏火藥選弓矢環甲擁盾以一刀間一矛魚貫雁  
行聞鼓齊進賊馬至必用矢矢則我有盾矛刺其上刀斫馬  
足於下如岳忠武被長勝軍之法彼飄忽震蕩者一時俱廢  
矣至如賊旁衝則左右翼之賊遁走則抄徑要之賊悉出則  
乘虛搗之數者非馬不可雖然練步卒至此豈易言哉平日

撫愛壯士優賞健兒風霜疾病死喪瘡痍罔不憐念父母妻  
子之至情金帛糧餉之小物罔不周詳設身處地委曲推恩  
恩在人心方思圖報而又有嚴令以約束之其誰不畢命疆  
場耶吳起與士卒之最下者同居處李牧日椎牛以饗士卒  
人固有惠之而後不苦於威生之而後視死如歸者非一朝  
一夕之積累也算九也悔其誤鑒其失善用其所算以制之  
於流寇何有哉

廟議

應撫謙

歷代太廟殷祖元王周祖后稷始祖之上各自爲帝而二祖  
功德實允百世不祧故得正南向之位奉爲太祖然考之於  
詩邠與烈祖皆稱湯孫元鳥首頌湯德惟濟哲一詩乃及元  
王先儒以爲大禘則商之追王上及始祖時禘祖湯大禘祖  
契與周禮異周以后稷爲始祖時禘大禘皆行於始祖之廟  
文武序於昭穆雖世室不祧周公以爲未足酬其功德乃宗  
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又作東都於中土以朝會諸侯而  
合萬國之歡心以祀文武不以祖之尊揜孫之功德國語言  
周人禘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蓋周之文祖猶商之烈  
祖則二代於開天之祖如此其不薄也漢興之初不識詩書  
禮義太公以家令之言僅得尊爲太上而其父無聞焉儀禮

傳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况於天子乎光武雖曰中興實同創業四親廟擯於下國不一親祠非禮之禮求之人心其亦何忍彼此然視前此已文矣章帝承遺詔創同堂異室之制厚已薄親自晉以下遂不能改唐以景帝受封於唐奉為太祖於獻祖則孫於懿祖則為子也元和中欲祧獻懿而正景帝東向之位韓愈以為不可謂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向景帝宜從昭穆祖以孫尊孫為祖屈又常祭甚眾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寡所伸之祭至多然唐四時之享各祭於其室太祖之祭與羣室不殊未見其伸也宋初尊僖順翼宣為四祖熙甯奉僖祖為始祖紹熙中孝宗耐廟議宗廟迭毀之次禮部太常相與上議請遷僖祖宣祖奉太祖居第一室祫享則正

東向之位有詔恭依令復議二祖祧主奉安之所時朱子為侍講議僖祖乃帝者太祖百世不遷不當祧毀合仍居太廟第一室四時常享則居東向之位太祖太宗百世不遷號為世室高宗異時親盡亦為世室其餘祖宗依次遞遷宰相趙汝愚雅不以祀僖祖為然乃為別廟以奉四祖而太祖正東向之位熹謂丞相以宗支入輔王室無故輕納鄙人之妄議毀撤祖宗之廟以快其私其不祥亦甚矣夫始祖無祧遷之理豈可遂廢祫享而開國之祖不異羣室亦非商周崇重湯文之意均未足以厭人心也明祖立四親廟德懿熙仁同宮異廟各南向孟春特享於羣廟三時合祭於德祖後改建太廟同堂異室用合祭罷特享嘉靖中更祀禮春行特享三時祫享奉太祖居中季冬大祫則德祖居中懿祖以下列序合

享親王功臣配合兩廡蓋漢唐宋明之始祖其功德與稷契懸殊故可謂之始祖而不可謂之太祖大禘而始祖東向時禘而太祖東向於禮固宜若必曰祖以孫尊孫爲祖屈則先公皆所宜尊不獨一祖商頌獨稱湯孫東都獨崇文武此何說哉合萬國以事其先王此天下報功之典非一人子孫之私所與也儀禮有公子之孫有封爲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此亦以功報爾矣

或論平王東遷以後不復祀后稷以及王季而文王以下作六親廟爲八廟然與曰周東都惟有文武廟故洛誥曰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平王東遷史記稱秦康公逐戎取地至岐岐以下東獻之周則鎬京之宗廟固在也自不當別建平王以下之親廟或以廟遠而別建於東都文武之旁理或有

之蓋以居洛自平王始也然平桓之時祭仍卽鎬京而祀之無疑也葵邱賜胙曰天子有事於文武此東都作洛以來世舉之祭非自平王始然若謂平王東遷以後不復祀后稷而太王王季皆不血食此說無徵吾安敢信卽久而怠惰不往鎬京故宮皆成禾黍周道鞠爲茂草亦必於成周別建一廟以祀始祖藏祧主無有不行禘祫降於諸侯之禮敬王以下東西播遷廟不可知禘終不可廢也

道統論

應撫謙

自古帝王奉天之道以治天下自夫子之生帝王之興皆奉夫子之道以治天下數百年中上必有真主之作以爲之君下必有真儒之作以爲之師有節氣而無中氣謂之閏月有治統而無道統謂之閏位故中氣者節氣之所因道統者治

統之所出也在上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立綱陳紀方可以定數百年之治統在下者德成行立明經立傳推明微言方可以定數百年之道統治之立也本爲天子支爲諸侯道統之立也大賢識其大者小賢識其小者作者之爲聖述者之謂明非天之所與皆不得與於斯也然先王因時以救世各有所尙如質之敝也人心厭質文之敝也人心厭文則朝廷之法制不行而天下亂紛紛然莫不以帝制自爲必俟真主之出而始有所一先儒因時以救世亦各有所尙如執象之敝也人心厭實元悟之敝也人心厭虛則六經之傳注無稽而天下亂紛紛然莫不以作者自與必俟真儒之出而始有所一故生於學術之亂而志在明道猶生於國家之亂而志在救民神奸塞路邪說充蹊救民者不得不先務驅除明

道者不得不先求解惑救民而妄動干戈是作亂而害國也學者而任情言行是自惑而惑世也勝廣之於楊墨其罪等耳可不慎哉先王不敢圖度天命奉天之道而天下歸之先儒亦不敢圖度天命奉聖人之道而天下歸之非其立心之始卽欲君師萬民也其心固欲得主而事之矣不幸而天下之人無可以救世無可以明聖道者則不得有所諉焉耳夫上帝之命天下後世之人心此非可以智力取之亦曰仁而已矣自有二儀之奠兆民之生卽莫不予以五德之中性以行五常之道是卽所謂天理也全此而無虧上帝之所簡在也背此而自賊兆庶之所棄絕也天地雖大兆民雖衆其治亂消長水旱災祥莫不由乎體仁者之一身故無私之人精神與天地民物相爲流通所爲人者天地之心也人之生



至壯而心始立天地之生至午而人極始定易簡以成位乎中時乘六龍以御天孰非角德而臣之哉明乎此固不得舍天理而別求人極矣慎言行以表式人倫正性命以歸全天地著道法以垂憲帝王無通無塞先後一揆如天地日月子然無倚於太虛之中此所以立人之道也

無欲論

應撫謙

或問聖可學乎濂溪先生曰可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應子曰欲之爲害大矣而聖人不言無欲何也蓋慾可去而欲不可去聖人至七十唯曰從心所欲不踰矩天下無無欲之人也或曰周子所謂無欲非是之謂也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

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周子所謂無欲無人欲之謂也曰不然樂記言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豈可無感於物乎感於物而不動豈聖人之學乎人有七情欲居一焉聖人之學以理主欲不以欲勝理耳故曰以道制欲曰懲忿窒欲曰欲不可縱曰養心莫善於寡欲不曰無欲也或曰欲者惡之根也除惡務盡如農夫之去草芟夷蘊崇焉勿使滋植是也應子曰子之言似矣而實非也人之有理欲也猶世之有君子小人也今欲使斯世無小人焉必不能也豈徒必不能無小人莫養君子并君子亦盡矣故世有君子欲盡小人而去之反至於逆天意者豈天之愛小人欲畱其種哉勢不可也欲之大莫大於食色民以食爲天無食則死人以男女相

生不合則不生其可無乎蓋人之有理欲由其有神與精也  
理出於神欲出於精人鑠其精則神亦不足矣人少之時有  
欲聖人使之謀理故其爲善也有力四五十而無聞則精  
衰而智短雖無欲斯亦不足畏也已故少年不學道老而無  
聞則畏死而歸於佛樂於無心也書曰惟天生民有欲是天  
之所生不可去也人而無欲則爵祿不足以勸刑罰不足以  
威父母妻子不足以繫父不能以畜其子君安能以其民  
哉故無欲者非所以爲教也唯以理主欲使入於矩而已矣

天主論

應撫謙

泰西之人自古不通中國先儒每不知西海所在自萬厯間  
有利瑪竇者與其徒浮海而來以土物爲貢云自彼國至中  
國凡九萬里傳其國宗天主之教自竇來後其國人往往有

至者大抵聰明才辯多有俊士竇初入中國一字不識數年  
之後能盡通經史之說嘗與蓮池和尚書往復詆斥佛學杭  
李之藻譔其數學爲同文算指松江徐光啟譯其度學爲幾  
何原本幾何者其國先士歐几里得之書也窮極巧變能量  
各重天之厚薄日月星體與地遠近幾許大小幾倍地球圍  
徑道里之數與山岳樓臺井谷之高深造儀器製機巧用小  
轉大升高致遠竇沒後光啟因月食奏准徵其徒侶共成崇  
禎厯書其推測綿密爲自有厯來所不及然彼以此爲藝也  
而又有謂窮理盡性之道大約與佛氏正相反余未多見  
其書不能詳也竊嘗念佛氏生於中國之坤方則西北乾方  
必有偏陽之教與其道相反者聞歐邏巴人在中國西北尊  
天而賤地殆卽此乎及詢之西人果得所謂天主者蓋生於

漢哀帝時如德亞國起匹夫有母無父其國徒衆翕然從之  
化被遠近歿後千幾百年而西北諸國盡宗其教余乃歎易  
之爲書範圍天地一至於此凡天地之陰至西南而老極天  
地之陽至西北而老極亢龍有悔其在西北乎疑陽必戰其  
在西南乎中國之聖人有二孔子乾道也而德合乎坤得乾  
龍無首之義焉老子坤道也而德承乎乾得地道無成之義  
焉相生而不相尅中和故也入孝出弟日用飲食不亦易知  
乎不亦簡能乎吾觀幾何一書用點畫曲直盡萬形之變天  
下之易知誠無如此者然而其爲道不簡從事於此必至於  
殺精吾觀金剛一書以無住生心化被區域天下之簡能誠  
無如此者然而其爲道不易從事於此必至於滅神天主懼  
患於西北則陽亢故也釋迦剝膚於西南則陰亢故也西北

之人以無不知爲貴故樂於用心從事於此則自生神西南  
之人以無知爲貴故樂於怠心從事於此則自生精極其教  
則陽過者殺陰過者滅矣西北者其天道之失中者乎西南  
者其地道之失中者乎西北寒勝之地貴陽而不貴陰焉中  
也西南暑勝之地貴陰而不貴陽焉中也今二教者將行於  
中國寒暑交和之地而相戰焉則失足而敗道也子曰乾坤  
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  
坤或幾乎息矣又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則上參天地成人  
之位易凶爲吉中而已矣

夫創守難易之分房元齡魏徵論之詳矣要無分創守凡言  
難者皆是而言易者皆非也夫創業之事固盡人皆知其難  
也羣龍戰野力敵勢均成敗之機間不容髮櫛風沐雨頭如  
蓬葆飢不暇食勞不暇息安得有創業而言易者乎至於守  
成之世或有言曰時危則英哲馳驚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  
枕而有餘為斯言者實大謬矣夫自古以來未有荷天下之  
重而可以為易者也南面之才莫如五帝治平之至莫如唐  
虞然黃帝之言曰吾居民上搖搖恐夕不至朝又曰戰戰栗  
栗日甚一日人莫躓於山而躓於堙舜之言曰無教逸欲有  
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夫黃  
帝堯舜所不敢言易者而後人易之此大物所以屢移而天

創守難易論

吳騏

夫創守難易之分房元齡魏徵論之詳矣要無分創守凡言  
難者皆是而言易者皆非也夫創業之事固盡人皆知其難  
也羣龍戰野力敵勢均成敗之機間不容髮櫛風沐雨頭如  
蓬葆飢不暇食勞不暇息安得有創業而言易者乎至於守  
成之世或有言曰時危則英哲馳驚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  
枕而有餘為斯言者實大謬矣夫自古以來未有荷天下之  
重而可以為易者也南面之才莫如五帝治平之至莫如唐  
虞然黃帝之言曰吾居民上搖搖恐夕不至朝又曰戰戰栗  
栗日甚一日人莫躓於山而躓於堙舜之言曰無教逸欲有  
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夫黃  
帝堯舜所不敢言易者而後人易之此大物所以屢移而天

命所以難謀也且難易亦何常之有視爲難則易視爲易則難梁武唐莊之才所謂英偉命世者也方其大勳未集深思遠慮危身殫力手勗神州掃除異同翦滅讎敵千古至難之事沛然爲之而有餘及帝業旣成肆然以爲無足憂者於是溺情異端縱意酒色曾無幾何泮然潰敗國爲墟厲身死人手豈其才可以創業而不可以守成乎敬肆之心殊於中而難易之勢變於外也且夫創守之事有必不可相同者天造草昧需才甚急或寡廉鮮恥而機警多謀或殘暴好殺而勇悍莫敵或貪財嗜色而歷練敏給或降虜俘卒而深悉敵情咸當寵榮委任虛心咨訪迨天下已定但當厚酬其功而不可委心政事必忠誠厚重仁慈清介愛名節者然後可以寄腹心託宗社至於軍需旣迫或急期會刑亂威衆未免過嚴

意在誑敵言論不經事出權奇與奪不測如鄭戮關其思漢封趙子弟非功非罪迥異恆經若使治平之世而政令如此未有不召亂者也夫開創之時外有強敵故用人行政實多權變譬如藥以治病雖烏喙葶藶硫汞硝石俱可效用若使承平以後用虛詐之人行變異之政曰吾以此成大業不可改也譬如病勢已痊乃不進梁肉而日進烏喙葶藶硫汞硝石之藥曰吾以此却疾不改其致死豈不速哉晉十六國暨唐末五代非不能創而咸苦於不能守蓋以武夫悍卒牧民以機械慘急立政至於顛覆理固宜然丹書曰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業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業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不及其世

勞逸憂樂論

夫天舉天下而付之一人將以勞之非所以逸之也將以憂之非所以樂之也天之愛民甚矣仁覆閔下天實不勝其憂行健不息天實不勝其勞雖造物神化無可見其憂勞然其運於上而及於物者實無斯須之少息顧自以尊而不親無以盡民之隱於是立之君以爲之司牧故自強不息慈祥愷悌有一毫不若天者非天之肖子也天之屬望於人主也一如人主之屬望於羣臣天之明非可以飾說欺非可以諛詞悅非可因親戚左右以相解也而顧逸豫以負天之託祈天永命者豈若是乎人主邑以付縣令郡以付守丞六師以付將帥萬幾以付宰輔豈不曰爾其勤理厥職修舉巨細以勿墮予望守令惰窳則郡邑亂宰輔玩愒則政事荒而人主不加譴怒俾之久任申以寵錫者理之所必無也夫天下有不

植而自穫不爨而自熟者乎有不陶而成瓦不琢而成珪者乎然則治天下者獨奈何欲逸豫而致治平也堯舜咨傲無曠庶官大禹孜孜寸陰是惜文王憂勤日不暇給然後致治平之效頌聲作而金石垂之故憂勤者誠人主之首務有國之良圖也然而秦皇之衡石程書隋文之衛士傳餐勤則甚矣而天下不治何也曰是二主固所謂貪權勢也而不可謂之憂勤也昔楊顛之諫孔明曰爲政有體耕當問奴織當問婢牛以服檣馬以致遠雞以司晨犬以守夜物各稱其職而治家者夙夜勤勞以督率之故勤而事成若使疑奴婢牛馬雞犬之不足用而一一躬爲之未有能治家者也天下之大於一家相億兆而未止矣秦隋疑股肱之臣無一足用又恐假之以權而後將不可制於是盡收百官之權以出於一人

羣臣知上之不吾信也熟視其失而不一言身愈勞而舉朝益怠心愈煩而政愈叢脞以此致亡復何疑乎若夫堯舜以憂勤爲二十二人倡二十二人以憂勤爲萬國倡兵農禮樂委任而責成功故孔子盛稱其功以爲無爲而治夫堯舜之所爲載於書者彰彰矣而謂之無爲用人而不自用勞心而不勞力也秦隋之主不知大體下代馬走上代鳥飛道異中庸不可爲訓矯枉過正物極則反一傳之後至於高居深宮汲汲顧景而政事悉委於趙高虞世基彼太過之與不及俱不得爲憂勤而已矣

學論

吳騏

天下有最高之論上溯堯舜下頌文武折衷孔顏匯集濂洛載於奏疏可爲史冊之光存於文集可傳大儒之名如所謂

正心誠意內聖外王之說此誠人臣責難之誼大學根本之事顧天下以此爲言者多矣言之者多將至厭聽以爲迂緩陳腐無足擇取故我直以人主學與不學乃安危之所係而已矣今夫事至前而不能辨此危道也爲人所欺而不能知此危道也不自見其非此危道也小人喜而君子憂此危道也危備而社稷安然者未之或有而人主往往然者其故皆由於不學夫先王所以辨天下之事者備矣朝廷有禮兵刑有法審經以制律約豐凶以制用卽有疑似難決之事要可援古以相比附雖有時使將相二千石博士議要皆稱旨決之明示可否以爲令甲若主上不學則不知禮法奸臣得傳會轉移而專決之權移於左右由是禮壞而法亂動作非時而朝野回惑此遇事不辨之患也若夫奸臣以欺誑主上史

載之詳石顯之竊權也先自訴其孤立以邀人主之憐奉開門之詔而不泄於人陽示矯詔之迹以啟人疑借言者之口以自見其冤而哭泣辭位以求主上之保全由是深結主心而人主代爲任怨言皆不聽愈攻愈固張湯之爲廷尉陰伺人主與俱上下卽人主所欲寬予監吏平恕者所深怨予監吏嚴刻者故奏事輒當上意盧杞之爲相也欲陷人罪必先以微事激人主之怒而從旁助成之趙高李林甫賈似道皆壅蔽耳目使人主一無見聞而惟吾是欺讀其書思其事當吾世而有與髣髴者自能洞燭不然元黃改色鹿馬易形各賢其臣千古一轍矣繼世之主習見帝王之尊左右諂諛之樂所欲必成無所屈意者謂帝王固宜崇宮室美游觀不知古固有茅茨土階後世亦有不爲露臺者也帝王固宜食方

丈侈紈縠不知古固有惡衣服菲飲食後世亦有不索羔羊衣經三澣者也帝王之失其誰敢言不知古固有懸旌置鼓後世亦有面斥爲桀紂面指爲桓靈而未嘗少怒者也建都大事決於輓輅之一言公主貴戚屈於強項之縣令平居自謂無過讀書而歎古人之不可及則平日之奢平日之暴平日之驕淫與強愎不待諫臣而憬然自失故書者三鑒之一也李博士有言益人神智不外乎書故劉敞蘇軾程顥朱震黃裳朱熹皆以進講爲急是賢人君子惟恐君之不讀書也仇士良戒其徒曰人主不可使讀書見興亡之事則懼而親政而我輩疎矣故小人惟恐其君之讀書也君不務學小人之福而君子之憂也人君奈何以宗廟社稷徇小人片時之喜乎深思安危之故熟覽古今之迹知漢唐宋不如三代三



代不如唐虞內聖外王之學人主將欣然從事不以爲迂故  
我之所以勸學者不先言誠正而先言安危也

藏書印  
國朝文錄  
卷四

日之... 聖... 人... 主... 將... 欣... 然... 從... 事... 不... 以... 爲... 迂... 故... 我... 之... 所... 以... 勸... 學... 者... 不... 先... 言... 誠... 正... 而... 先... 言... 安... 危... 也

